

# 美和技術學院

第一屆瑞昌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瑞昌寫作基金會 出版

# 目次

小說.....	1
【sicar】 劉玲掬.....	1
【天使不說話】 蘇裕勝.....	28
【守護者】 成雅婷.....	49
散文.....	82
【世上最富有財產是擁有十甲】 柯虹如.....	82
【和自己作戰】 黃秋芬.....	87
【給 真的一封信】 林瑋玲.....	91
新詩.....	93
【夜】 黃彥文.....	93
【淚無暇】 李珂君.....	94
【驪歌】 黃冷文.....	95

【sicar】 劉玲掬

妳的髮，妳的眼；

妳輕語時吐出的氣息，妳祈禱時沉靜的面龐—

妳的存在，是如此真實又虛幻。

就像令人著迷而沉醉的薰香，燃起我最深的愛戀，

隨著埋藏於叢林中的千年奇蹟，

無止盡地飄散……

一隻野兔快速穿越在這座熱帶叢林內。

周圍並沒有特別不對勁的地方，除了高大濃密的喬木和灌木之外，就只有些小動物棲身於各處。不過，野兔那異常慌亂的神態卻宛如被凶猛的黑豹追趕，此刻正用盡全力地奔逃著。

沒多久，風勢在牠右側產生了細微的變化，突兀的破空聲響起，一支箭緊接著自前方射過來，夾帶強勁的力道刺穿了來不及反應的野兔身軀，將牠狠狠釘牢在後面的一棵樹幹！

樹上的鳥群瞬間受驚地鳴叫出聲，紛紛飛竄至空中，撕裂了叢林原本靜謐的氛圍。

窸窣……

一名赤裸著上半身的挺拔少年走出埋伏的地點，放下弓，上前把箭連同斷氣的兔子拔了出來，稜角分明的嘴唇揚起愉快的微笑。

「什麼嘛！雅克斯，你已經獵到啦？」

兩個同樣束有一頭長髮的青年隨後追上，氣喘吁吁地看住眼前景象，其中粗壯的一位不禁佩服地說：「你也太強了吧，牠可是逃過了我設下的陷阱耶！」

「沒什麼，只是我比牠還快。」少年聳聳肩，抓著獵物的兩隻耳朵丟向他。

「嘿嘿，謝啦，正好帶回去給我老婆吃！」

另外一個人勾住他的肩膀，調促說：「要生第五胎了是嗎？希望別又是女娃兒。」

對方瞪了他一眼。「你這句話別被她聽到，她會很沮喪的。」

「幹嘛沮喪？明明就是老公沒用。」

「你說什麼！？」

三人背著弓箭，在穿透枝葉的幾抹暮光中開始踏上歸途，其間，兩個青年不時玩笑謾罵著，年紀最小的雅克斯則看似乖順地跟在後頭，踩過遍地苔蘚。

「……話說回來，今天的收穫還是一樣糟。」

「哎喲，能獵到這些已經算不錯了啦……」語落，青年回過頭，大聲吆喝道：「雅克斯，我媽一直要我催你呢，晚上記得過來吃頓久違的野味大餐！」

雅克斯聽了，不由得苦笑起來。「算了吧，我再去又要被折騰個沒完。」

「呸，總比放你一個人在角落搞雕刻好，那樣下去遲早會悶壞的。」

粗壯的男子也轉頭，想到什麼般問他：「雅克斯，你還不想娶妻嗎？」

「不想啊，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你這年紀，應該也快是一個孩子的爸了耶。」他有些嚴肅的繼續說，頓了頓。  
「要不要我幫你找女人？」

「不用麻煩。」雅克斯不加思索地回答：「我還比較喜歡悶在角落刻東西，或到煙猴家被他們灌酒。」說完，他無奈看向喚作煙猴的青年。

「可是……」

「哈哈，別管他了，阿喬。」煙猴笑著打岔。「這小子長得好，遲早會有女人倒貼的，完全不需要擔心！」

前者撇撇嘴，咕噥道：「既然如此，乾脆讓我的女兒長大後嫁給雅克斯好了。」

「與其想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倒不如向烏納普神祈禱能生出兒子吧！」

「……你！有種再給我說一次！」

雅克斯聽著一來一往的對話，微偏過頭，望著裊裊炊煙自越走越近的小村落升起，夾雜孩子活力充沛的笑語聲，悠然迴盪，而那裡，便是他們目前的家。

閉上眼，一陣熱風拂過，帶起整座叢林富有生命力的氣息；他原本獵捕時保持緊繃的神經逐漸放鬆，不知不覺已落後了其他兩個人。此刻，雅克斯僅專注感受存在於自身血液中的這片天地——他所崇敬的一切瞬息。

他深深吸了口氣，然後……愣住，猛地張開眼。

一道從未聞過的飄渺香味乘風而來，混和植物的芬多精，就像煙草或陳年美酒般令人迷醉，卻著實細微到難以察覺。

但他還是很敏銳地嗅出，莫名的因這奇特的味道陷入恍惚狀態。

「雅克斯！你站在原地發什麼呆啊？」

突然的喊聲讓雅克斯回神，他迅速對上前方轉過身的兩人目光，皺了皺眉。「你們有沒有聞到……」

那是人類的味道。

幾秒後，煙猴從他的表情查覺到不對勁，收起平日輕佻的態度，沉下臉問：「有敵人？」惹得一旁的阿喬瞬間驚愕地瞪大眼。

「不是敵人。」雅克斯說：「我去看看，你們先走吧。」

「等等……喂！」

雅克斯回頭，不顧同伴的叫喚，赤腳一踏，便毫不猶疑地朝著某個方向跑去，才一眨眼的時間就消失在他們的視線範圍內。

風在耳邊呼嘯而過，他憑著本能以及對路徑的瞭若指掌，宛如黑豹穿過一棵棵交錯

的樹木。那持續飄來的香味距離並不遠，直到它近在咫尺的時候，雅克斯縱身躍上其中一棵樹的枝幹，眯起眼細細往下觀看，終於在一叢蕨葉後發現了目標。

他的眸底很快閃過異樣的精光。

眼前，一名少女靜靜昏睡在濕軟的泥地上，她穿著幾乎無法蔽體的破舊衣服，光滑的皮膚還擁有多處擦傷，樣子看來頗為狼狽。

時間似乎停止了。雅克斯略帶迷茫地盯著少女渾然天成的面孔，她全身散發出的淡淡薰香，彷彿與周圍的叢林融為一體般契合，又彷彿脫俗得不屬於世界所有的萬物，是如此遙不可及……

西元九世紀，位於中美洲的馬雅文明，歷經了前黃金期和黃金期，藝術、宗教、建築、社會階級等均發展成熟臻於巔峰。它的神祕與繁華，綿延超過兩萬五千年的歲月，然後正式步入尾聲。

而他們的宿命，也從相遇的那天起開始倒數計時——

少女緩緩睜開雙眼，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極其簡陋的茅草屋頂，隱約聽到了外頭傳來磨刻石頭的聲響，一股濃郁的可可香瀰漫在整個空間。

她吃力地支起上身，見自己的傷口已被抹上草藥包紮好，不禁感到困惑。

她怎麼會在這裡？記得不久前，她才逃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帶，又累又餓，接著就筋疲力竭的失去了意識……現在為何……

「我就在想妳差不多該醒了。」

一名少年忽然掀開門簾，單手端著食物走近她，少女卻下意識往後退了些，深邃的眼中著少許訝異和懼色。

「你……這裡是……？」

少年就地坐下，輕輕回答道：「這裡是我家。昨天傍晚，是我將發著高燒的妳帶回來的。喏。」他伸長手臂，將剛煮好的可可遞向她。「喝點東西吧，妳一定餓壞了，待會再烤幾塊玉米餅給妳吃。」

望著對方與世無爭般平和的雙眸，還有不似『那些人』猙獰肅殺的面相，良久，少女接過東西。「謝謝……」

等她啜了一小口後，少年繼續說：「我叫雅克斯，妳呢？」

「……奧蘿。」

「奧蘿？好特別的名字。妳怎麼會獨自跑來這個地方？難道不怕危險嗎？」

奧蘿放下可可，兩隻手交疊置於跪著的腿上，姿態優雅虔敬，不像一般豪邁的婦女們。她坦白：「我是從帕連克逃出來的，唯一的弟弟已經死在外族入侵的戰爭中。」

「噢……我也是孤兒，來自東方的提卡爾。」

「貝甸區的提卡爾？」

那號稱最大的城邦，擁有猶甘坦半島的貿易控制權，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商業與宗教中心，更是世界上最宏偉燦爛的城市之一。

「沒錯。」他無奈地苦笑。「幾年前，那裡發生了嚴重的內亂，我是輾轉脫困而出，遇上些同樣遭遇的人，才暫時一起落居在此的。」

「內亂嗎……」奧蘿的某個開關彷彿被打開了，神情漸漸轉為心痛。她垂下頭，長髮遮住大半精緻的臉蛋；她咬緊唇，試圖不讓自己崩潰，啞聲低喃：「人類為什麼要互相廝殺呢？就因為爭奪資源、擴張地盤的慾望，曾經美麗輝煌的金字塔和祀廟，甚至所有的一切，如今都染滿了鮮血……好多人死了，死在我的眼前。」

雅克斯不語，困惑且有幾分出神地注視著她。

自古以來，本族人天性殘忍好戰，這於文獻及浮雕圖像中便可清楚證明。許多壁畫大多描繪戰勝的一方如何折磨並殺戮對方的俘虜，其統治階層也常利用各種場合，如祭祀、慶典、開戰甚至球賽，來公開進行血腥的活人獻祭。

始終未統一帝國的各城邦，皆由不同的精英貴族領導統治，彼此間發生衝突鬥爭，無疑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但這名少女絲毫不覺得那些行為是必要的。她深深排斥著，不是出於恐懼的心理，

而是她的心中，隱約存在一種他們不曾具備過的對生命的情感，這情感怪異，卻如此真切到令他莫名疼惜……

夜晚，煙猴聽聞雅克斯帶回的少女已經醒來，特地領著一家五口到他家享用晚餐，他的母親與其妻夕娜哈，還熱心地自備了各種料理，包括薄烤餅、鴨肉、鱷梨及用玉米釀成的巴爾曲白酒等，讓原本就不大的茅草屋頓時塞得滿滿的。

「妳叫奧蘿嗎？來，這麼肥嫩的肉可是很難得能吃到的。」煙猴的母親笑著對奧蘿招呼，一旁的小男孩則掙脫了夕娜哈的懷抱，湊到她面前，轉了轉烏溜溜的眼睛。

「大姊姊長得好漂亮喔！」

煙猴一把拎起正要抱住奧蘿的他。「小小年紀就想調戲女人啊？早得很呢，到外頭找哥哥玩耍去。」

「不要！他們只會像爸爸一樣欺負我。」

「我哪有欺負你。想討打嗎？嗯！？」

「你看！我就說嘛……」小男孩委屈地皺著鼻子，最後依然被趕了出去。

「妳的身體還很虛弱，多吃點。」

煙猴重新把目光轉回來，見雅克斯體貼的幫奧蘿添起距離稍遠的菜，腦袋飛快地盤算些什麼，開口道：「話說回來，奧蘿今後有什麼打算？要不要乾脆留在這村子？」

「咦？」

「留下來？她能住哪？」夕娜哈狐疑地問。

「簡單，住雅克斯這不就得了，反正他也是一個人。」

奧蘿聞言，茫然的與雅克斯對望，而後者只是泰然自若地聳聳肩。

「不錯哦。」完全瞭解兒子心思的老婦表示贊同。「我們其他戶幾乎都以家庭為單位，很難再容納奧蘿，這樣的她同雅克斯住剛好，怎麼樣？」她也看向雅克斯。

「可以啊。」

「哎呀呀！」煙猴倏的大叫，難以置信地伸手指住他。「沒想到你答應得如此爽快！」

他皺起一邊濃眉。「什麼意思？」

「老實說，你該不會對奧蘿存有非分之想吧？」

雅克斯愣了一下，難得顯露出慌張的樣子。「我哪有！」

「明明就有。看你平常只對刻東西感興趣，原來是個標準的悶騷貨，嘖……」

「你在胡說什麼啊！我只是覺得她留下來比較安全，才沒那樣想！」

「瞧你激動的，臉都紅了！」欲戲謔對方一番的詭計得逞，煙猴忍俊不住，連母親和夕娜哈也跟著開懷大笑起來。

「……所以，到底是怎樣？」雅克斯快速瞥了奧蘿一眼，發覺自己的臉越來越熱，連忙努力恢復平靜，沉聲問道。

奧蘿偏首凝視著他，片刻，唇角勾勒出一抹微笑。「你救了我，所以即使要我以身相許，我也不會拒絕的。」

他聽完，又要張口辯解時，她繼續緩慢而堅定地說：「但是，我相信你不會這麼做。」

昏黃火光映照奧蘿幽深的雙眸，柔順的黑髮垂散於胸前，偶爾隨著屋外送來的晚風輕輕飄盪，誘發出她身上足以蠱惑人心的香氣，還有潛藏於內的一絲哀傷。

滿天星斗下，始終不間斷地響起村人們的高歌叫罵，或者孩童的嬉笑打鬧聲，所有的一切是那麼祥和而歡樂——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我想留下來。」

因此，只有雅克斯聽見她的嘆息。

天剛亮之時，奧蘿走出屋外。整個村落靜悄悄的，幾乎所有人都還在睡夢當中，僅四周的叢林不時傳出悅耳的鳥啼聲，而太陽光正慢慢往這裡籠罩過來。

她微一側頭，便看到雅克斯坐在一顆石頭上，專注做著什麼的背影。

雅克斯很快發現她的靠近，回過頭說：「妳醒啦？」

「早安。」

接觸到她的笑顏，他愣了一秒後，不太自然地點頭回應，繼續手裡的工作。

奧蘿靜靜坐到他的身旁，看著散落於他腳邊的陶塑人偶，細部構造描繪得極為精細，有抱著嬰兒的婦女、威武的戰士、手捧玉米穗子的女神等，表情生動豐富，她不由得開口問：「這全是你做的？」

「嗯。」

她再抬頭，驚奇地盯著雅克斯手中逐漸成形的石雕作品。「你在刻什麼？」

雅克斯把它遞到奧蘿面前，回道：「我在這塊石頭上記錄了伊札姆·納的祈禮。」

天神伊札姆·納，主管藥、火和地球；由於祂賜予雨水，使土地適合種植莊稼，因而成為古馬雅人最崇拜的神祇。

「真棒，完全不輸給帕連克的那些工藝匠呢！」奧蘿由衷讚美著。

他得意又帶點害羞地笑了起來。「我從小到大的興趣，就是藉由雕塑保存我們一族的偉大文明。」

語落，雅克斯站起身，俐落地背上弓箭，沒注意到奧蘿的若有所思。「我去狩獵了。夕娜哈等下會來帶妳在村內逛逛，順便認識大家，他們人都很好的。」

「好，你也要小心點。」奧蘿連忙叮囑，目送雅克斯離開。

嶄新的一天已經開始。

當奧蘿替自己的傷口重新上完藥，夕娜哈就帶著一套衣服及皮涼鞋出現，說是煙猴的母親特地為她預備的。

「謝謝。」她感激的用雙手接過，夕娜哈順勢坐在茅草簷下的地板，探頭望了望屋子。

「雅克斯去狩獵了？」

「是啊，一大早就去了。」

「呵呵，妳住得還習慣嗎？」夕娜哈問，見奧蘿點點頭，再說：「他這人滿不錯的，勤奮自制，哪像我老公。可惜雅克斯就是少了股衝勁。」

「衝勁？」

「沒錯，他似乎沒什麼欲望，整個人看起來淡淡的。」夕娜哈壓低聲音道：「聽村裡的長老說，他身上繼承了高貴的國王血脈耶！很難相信對不對？」

奧蘿的腦海，瞬間浮現出方才的畫面：雅克斯自豪的光采，訴說著他的嚮往、他的崇敬，而那隱隱跳躍著星芒的眼，就像要將她深深捲入似的，充滿了吸引力，令人無法輕易移開視線。

她悠悠地說：「他感覺的確不一般。」

「哎，不少女人其實很欣賞雅克斯呢，但他絲毫沒有娶妻生子的打算，真奇怪。」

「因為有其他更想達成的事情吧。」奧蘿含笑，略帶神秘地作了註解。

之後，夕娜哈熟門熟路地說，要帶奧蘿去一潭背村的林中湖泊淨身。兩人走在路上，途中經過的人們大都已聽聞奧蘿的存在，也因為她是女人，所以便毫無戒心的與之招呼，頗是喜歡美麗又禮貌的她。

夕娜哈在旁適時地介紹起每個人——

「美洲虎，別看他這樣，以前可是打下過好幾個部落的士兵。」

「這丫頭住在那棟小屋，那裡有塊南瓜田，看到了嗎？」

「帕克是我們唯一的祭司之子。妳被雅克斯抱回來的時候，是他幫忙醫治妳的喔！」

「前面朝我們跑來的壯漢叫阿喬，他的妻子是我表姊……咦？」

她說到一半，原本指向阿喬的右手突然定格，只見來人的神色驚慌非常，直直衝至她們面前喊道：「夕娜哈，我老婆在生了！」

「啊？」

阿喬克制不住顫抖的繼續說：「不知道為什麼情況好像很危險，她流了好多血，孩子卻一直生不出來！怎麼辦！？」

附近的村人聞言，紛紛側目，周圍霎時一片寂靜。

隱約聽見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哭聲，夕娜哈吃驚的和他對望，還來不及反應時，一邊的奧蘿就沉聲開口：「她在哪裡？快帶我們去。」

於是，三人刻不容緩地趕到阿喬的住所，外面有四名小女孩正啜泣著立於篝火前，身旁聚的些大人不時交頭接耳，裡頭則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奧蘿率先進屋，毫不遲疑地挨近已經昏厥的產婦，俯身探看她的下體，皺了皺眉。

夕娜哈緊張地問：「表姊怎麼樣了？」她瞄了一眼對方流出的大量血液。

「她的產道裂得太大了……快請人多打幾桶水，再準備布巾。」

她冷靜地吩咐，旋即用力拍打產婦的面頰，試圖喚醒她。夕娜哈見狀，強迫自己維持鎮定地點點頭，回身催促阿喬照作。

產婦漸漸恢復意識後，又不住痛苦地呻吟，全身抽搐佈滿汗水，夕娜哈急忙往她嘴裡塞了布條讓她咬著，而奧蘿再次把目光挪到子宮口，瞳孔卻莫名縮緊。

滿是血淋淋的……紅色。

濃烈的腥味，晃得她有些反胃。身體內有什麼開始在翻攪，某種記憶隨之鋪天蓋地襲來，她本能地告訴自己必須快點移開視線……

「姊姊，妳快逃！」

剎那，奪人魂魄的吶喊竟彷彿穿越時空而來。奧蘿倏的一震，視野從屋內混亂的光景，快速變幻為數天前那噩夢般的地獄——

一片火海中，所有人不斷逃竄、殺戮……怵目驚心的，赤紅。

金字塔、神殿、石造房舍，甚至抬起雙手，全染滿了鮮血……

她張開嘴，但喉嚨哽住地發不出任何聲音；她的心臟猛烈跳動，難受得近乎窒息！

「救救我……」

然後，一道聲音傳來，撕裂了眼前的一切。她抬起頭對上產婦微睜的眼。

「救救……我的孩子……」

「表姊，撐著點！要堅持下去啊！」

宛如經過了一個世紀漫長，也可能僅只短暫的一瞬，一條新生命伴隨尖銳的哭叫終於降臨人世，出乎意料之外，是個健康的男嬰。

「我的天，他是男的！」阿喬欣喜若狂地抱著孩子，大聲歡呼。

其他趕來探視的人們很快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產婦則二度虛脫地陷入昏睡，只有奧蘿獨自處理她的傷口，以免發炎惡化。

默默踏出屋外，奧蘿恍惚的向前走幾步，不小心踉蹌了一下，搶在跌倒前，她被拉入個懷抱，某人的呼吸瞬間近在咫尺。

她吃力地集中精神，仰首望向對方異常清澈的雙眸。「雅克斯……」

「沒事吧？臉色看起來好差。」雅克斯穩住奧蘿的身子，擔憂地審視了她一遍。

「你不是去狩獵了嗎？」

「天都快黑了，我早就回來啦，一回來就聽說妳在阿喬這裡。」

「……喔，我原本還想替你做晚餐呢。」

雅克斯頓了頓，盯著她臉上猶存的淡淡淚痕，眼神不自覺地轉為柔和。「已經準備好才來接妳的，我們回家吧！」

奧蘿僵住，任由他彎身橫抱起她，感受著他輕柔小心的力道，一股暖流緩緩自緊靠的結實胸膛注入，融盡她徹骨寒意的心，只餘腦海持續迴響的一句話語——

我們回家吧。

你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

傍晚時分，天空被墜至西方的太陽渲染成壯麗深沉的橘紅，搭著雲彩，若隱若現的燦亮星子是馬雅人最早的神祇源頭，傳說它不僅帶來黑暗，同時象徵了促使地球孕育文化的搖籃。

裊裊炊煙如常在熱帶叢林隱密的一隅升起，微風吹來，蜿蜒穿過家家戶戶，最後抵達了其中一棟茅草屋，拂動屋內少女的長髮，親吻她身上日漸痊癒的傷口。

奧蘿不知從何時起，一直注視坐在外頭屋簷下的雅克斯堅毅的側臉。他正做著待會要給她配戴的飾品，認真的眼眸就如透澈無波的池水，在夕陽的映射中閃著金色的光芒，令奧蘿不禁看得幾分出神。

那天，雅克斯的出現，竟莫名帶給她一種本應不存在的歸屬感。他散發熱力的雙臂彷彿守護極重要之人，牢牢圈攬她的身軀，不讓她就此掉入深淵；他低沉的嗓音像在另一個空間響起似的，遙遠卻清晰，緩緩訴說自兩人相遇以後，便也屬於她的……『家』。

為什麼，這名少年能如此對待原本連一點交集都沒有的陌生人？

「在發什麼呆？」

奧蘿抬眼，只見雅克斯已來到她面前，手拿護耳細心的往她耳朵戴去，說：「我們得有點準備好迎接慶典，別忘了，妳也是今晚的主角之一。」

由祭司主持，全村藉著阿喬的第一個兒子誕生、與頗受眾人喜愛的奧蘿到來的名義，將於今晚舉行小型的慶典狂歡。他們已經好久沒有這麼值得慶祝的事情了，所以村裡的每個人，從一大早就掛著興奮的笑容作預備。

「其實，不用還特地歡迎我的，我只是個逃亡來的孤兒罷了。」奧蘿淡淡地表示。

「有什麼關係，只要大家高興就好。」雅克斯移開手，又執起構造簡單不失精美的玉飾羽毛，繼續動作。

奧蘿凝望他靠得很近的臉，良久，幽黑的眸似有波光流動。「你對我真好……」

聽出她語末的顫音，雅克斯微愣。他掛上最後一根羽毛，正視她經打扮後越發美麗

的面容。「怎麼了嗎？」

「我不懂……」奧蘿眼底的光芒迅速退去，喃喃道：「真的不懂……北方的陶鐵民族不斷攻打帕連克的時候，我弟弟曾毅然決然救出我，要我快逃，逃得遠遠的……然後，幾個人抓住他，就要被割破喉嚨了，但他只是不停對我重複一句話——」她開口，與弟弟當時的口吻悲哀地重疊。「姊姊還不能死，活著，一定要活下去……」

接下來的一段話，幾乎徹底消失於悄然飄離的微風中。

稍晚，眾人團聚在點燃了篝火的廣場。女人們忙著端出各色水果、野味和玉米餅，男人們或互相寒暄，或抽著由草葉捲成的煙，不足十歲的小孩則高舉樹枝追逐遊戲，場面看來熱鬧而歡騰。

雅克斯兩人及煙猴一家坐在一起享用晚餐，煙猴的小兒子因此趁機黏著奧蘿的膝蓋不放，固執可愛的表情令奧蘿莞爾，手不由來回輕撫他的頭髮。

「阿喬那傢伙，生個兒子就趾高氣揚，倒學會用鼻孔看人了！」煙猴笑著對面前的雅克斯說完，灌了一口龍舌蘭酒。這種酒是取龍舌蘭莖部的汁液來發酵，再加入幾隻毛蟲泡製而成的，他們又稱它為『神的飲料』。

雅克斯說：「他真的很高興吧，剛剛還帶著全家親自過來向奧蘿道謝。」

「是嗎？我認為奧蘿挺不可思議的耶，你說她來自哪裡去了？」

雅克斯沒馬上回答，他看了眼旁邊被小孩們簇擁的少女。

她正自然地談笑著，絲毫不見早前的異樣。因為如此，雅克斯再度升起第一次在叢林中發現她時，所產生的那種不太真實的感覺，宛若……

他突然想到了什麼，輕輕地揚起嘴角。

廣場另一頭傳來樹幹鼓和笛子的伴奏，兩名男子仰天開始高唱自古讚頌諸神的歌謠，聲音宏亮極具穿透力，漸漸燃起村人的興致，幾個女人率先把酒杯置於頭上，兩手張開，和著音樂跳起了舞蹈。

奧蘿婉拒夕娜哈的邀約，獨自留在原處，靜靜望著大家陸續加入跳舞的行列，好一

會兒，她下意識地移動目光想尋找某個人……

「這副景象真美。」

她轉過頭，看到雅克斯正慵懶地坐在身邊，凝視篝火前交錯的光影。

「你不下去跳嗎？」

他聳聳肩，逕自談起其他。「這讓我想起以前在提卡爾舉行的祭祀活動：數以千計的人民聳動在金字塔下吶喊，貴族與祭司階層則立於上方，放血獻祭……妳一定見識過吧？」

奧蘿頓了頓，誠實答道：「我不常參加活人祭神的儀式。」

「也對，珍惜生命如妳，是沒辦法接受這樣的行為的。」雅克斯露齒而笑，語氣異常認真。「我有時候會想，或許我們就是因為殺了太多人、沾了太多罪孽，如今才會沒落至此吧？」

聞言，奧蘿詫異的微張嘴，難以相信方才所聽見的。

他低聲自嘲：「無庸置疑的悖論，我知道。反正現在那麼吵，也不用擔心被人聽見。」

「我以為你敬重本族所有的一切……」

雅克斯沉默不語，依舊注視前方，藉由火光的映照，奧蘿可以清楚捕捉到他遙想般陷入回憶的表情。

「沒錯，即使血腥殘暴，我仍然敬重祖先累積的文明成果。」

他偏頭，深深望了她一眼，繼續說：「所以，我背叛了父親的遺志，從未返回已經破碎的提卡爾實現他的理想。因為我確信每個人都擁有註定該經歷或該完成的事情，而我需要做的並不是回頭——這就是我選擇如此活著的原因。」

雅克斯終究不打算道破自己的身世，但足夠讓奧蘿聽懂他真正想表達的。她的心彷彿被投入了一塊大石，霎時激起萬丈波瀾。

奧蘿移開視線，聲調因翻騰的思緒略略顫抖著。「你為何要跟我說這些？」

「我也不知道。」雅克斯恢復平常的神態，咧嘴笑開。「妳覺得呢？」

傍晚她問雅克斯，同樣問著自己的那段絕望話語，猶在耳邊——

「我失去了唯一的親人，還有其他我所愛的人們，剩下好像在苟且偷生的我……這樣的我，為什麼他要說還不能死呢？」

迷蒙的眼眶緩緩流下一行清淚，順著臉頰，滴落在她的內心深處，然後歸於平靜。

此刻，疑問似乎獲得了答案；而當時的他們還無法完全瞭解，所謂的生命，沒有這麼輕鬆簡單。

無月的夜空下，少年拉起少女的手走向廣場中央。

慶典正式邁入了高潮階段，樂聲漸趨歡快，他對尷尬的她鼓勵地笑笑，隨著節奏引導她，兩人的身影很快便融入人群內以及整片天地之間。

因為少年緊緊牽握她手的力道是如此溫暖，少女唇邊，最終勾勒出一抹釋然的圓滿微笑。

時間的存在，奇妙的在瞬息萬變的大自然看不清、在古老巍峨的建築上摸不著，甚至在人類平凡至極的生活中也意識不到。但它的流逝，往往無聲而堅定地證明有些事情，確實已經不同以往了。

雅克斯站上能俯瞰這座叢林的山崖，緊繃著下巴眯起眼，目光平緩卻犀利地掃過每一個地方。

一切如常，豔陽高掛於偶有老鷹展翅飛過的天空，底下整片濃密的綠色儘管擋去大半日光，依然安全將他們的住所隱蔽住；隱約還可以聽見鳥類尖銳的鳴叫，以及附近某處的潺潺溪流聲。

不過，某種讓人不安的氛圍，正悄悄自遙遠地平線的那端蔓延過來……

因為昨晚才下過一場雨，早晨的空氣顯得十分潮濕。雅克斯回到家，把弓箭隨意置於外頭廊下，發現屋裡連半個人影都沒有時，皺了皺眉。

接著，他猛的一頓，反射性地轉過頭。

「啊，你怎麼剛好轉過來了？」奧蘿就在身後約三米處，神情難得添了抹俏皮。「原本想嚇嚇你的……」

話還沒說完，雅克斯馬上打斷她。「妳跑去哪裡了？」

「去後面的湖泊洗衣服啊。」奧蘿抬高手上裝滿衣物的籃子示意。

「自己一個人？」

「嗯。」

「以後找夕娜哈一起吧，不要獨自行動。」

「哦……」她抬首看他，好奇問道：「你在擔心我嗎？」

「當然。」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臉色仍有些嚴肅。

奧蘿唇角彎起優美的弧度，聲音猶如絲絨般柔滑動聽。「我差點忘了，應該要先跟你說：『你回來啦』。」

自然的像家人一樣的對話，使雅克斯心中頓時有了股充盈感，幸福之情就快滿溢出來，他從未產生過這種感覺。

訥訥應完聲，雅克斯走向旁邊立的一塊超過人身高的石頭，坐下來，拿起刀具準備動作，而看著困窘的他，奧蘿不禁笑得更開。

那塊大石是幾個月前他從山上帶回來的，如今作品已完成大半。記得雅克斯曾經撫著上頭精細生動的圖文，依序告訴她自己雕刻的內容：「這裡記載關於結婚、月蝕還有星星的運行，下面則詮釋了族人與萬物互相調和的生活和歷史神話。」

「哇，你懂得真多，竟然能刻得這麼詳細！」奧蘿讚嘆著。

他平淡地微笑，說出了一段深奧的話語：「妳知道嗎？我們過去所作的石頭建築，其實全是社會衝突和契約的矛盾昇華。這是我父親說給我聽的。」

「……那對你而言呢？是什麼？」

雅克斯愣了一下，似乎沒想到會被問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就宛若……」沉吟半

响，他低聲道：「sicar。」

奧蘿眨眨眼。「薰煙？」

「同樣可以解釋為『薰香』—亙古悠遠，虛幻卻又真實，輕易便讓我深深著迷的存在。」當時雅克斯莫名專注地望著她，那雙澄澈眼眸再度閃出的光芒，比之前要來得耀眼。

他最後說：「妳身上也有這樣的味道。」

「所以，早上你是聞到了我的味道，才會在第一時間發現我嗎？」

奧蘿仰首，滿佈的璀璨星子映在她如夜深的瞳仁，只見一顆流星快速滑過天際，落到沒辦法觸著的叢林彼端。

晚餐後，兩人正並肩坐在屋簷下乘涼。雅克斯轉過頭，看奧蘿彷彿想起什麼回憶地開口問他，放下了把玩陶塑人偶的雙手。

「不只今天早上而已。」他說：「其實妳昏迷在叢林的那天，我就是順著味道發現妳的。」

奧蘿不可思議地迎上他的視線。「真的？」

雅克斯點點頭，興味的繼續坦白：「我的感官總是特別敏銳。」

總是一他不管是思想或行為，總是純淨得不含一絲雜質；他凝視她的目光，也總是蘊含了許多她無法讀透的複雜情感，卻令她隨之悸動，心臟好像被握住般感到窒息……與強烈的安心。

隔壁戶的孩子噠噠跑過面前，雅克斯順勢目送他們嬉鬧的背影，忽然想起了阿喬家的事要跟奧蘿說，但還沒開口，右肩傳來的一股觸感突的讓他僵住，手下意識的緊握成拳……

「如果，哪天我跑到了離你很遠很遠的地方，你也能立刻就找到我嗎？」奧蘿將頭枕在他肩上，注視著遠方幽幽問道。

雅克斯因她近在咫尺的氣息失神好一陣子，頓了頓，才本能的反問：「我們會一直

在一起，妳還要跑去哪裡？」

聞言，她輕笑出聲。「說的也是。」

這一剎，時間的流動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世界彷彿只餘他們二人。雅克斯垂眼，藉由星光投射於地的彼此的影子，看起來如此緊密相連，形成了深刻烙印在靈魂內的美好畫面。

而他的誓言，也伴隨著奧蘿散發的薰香，纏綿徘徊於陣陣夜風當中——

「即使妳離我很遠很遠，我也會立刻來到妳身邊……因為有妳的地方，將永遠有我。」

隔天，阿喬的長子出生剛好滿四個月，按照習俗，父母必須請祭司為他進行赫茲梅克儀式。這項儀式於現代的馬雅人中仍舊盛行，性質類似中國的抓百歲，象徵了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寄予的厚望，文化淵源古遠。

只見阿喬把男嬰慎重地交到祭司手裡，祭司再將他擁抱在自己的左臂上，靠近桌案，上頭擺滿了事先準備好的九件物品：一本書、一把斧、一把錘子、一把彎刀、一條刺槍、一根播種掘土棍及其他東西。他自行挑選了斧子放到男嬰手中，邊挾著他的臀部開始繞桌案走，邊告誡男嬰斧子的使用方法，如此繞了九圈，每一圈都選擇九件中的一件物品重覆動作。

然後，祭司把男嬰交還給阿喬，朗聲說道：「我已為你的孩子做完了赫茲梅克。」

阿喬的妻子同他一起跪了下去，以示謝意，贊禮者隨即把預備好的食物奉獻給祭司，儀式便到此宣告結束。

而硬被煙猴拖來湊熱鬧的雅克斯，正百無聊賴地蹲在屋外用樹枝玩土；偶爾會有村裡的女孩們主動上前和他說幾句話，但他只是簡單應付，直到煙猴與夕娜哈出現為止。

「儀式都結束了，你怎麼不進去看看？」夕娜哈問。

雅克斯聳肩，就要起身離開的同時，卻給跟著蹲下來的煙猴壓了下去。「幹嘛幹嘛？這麼急著回家和奧蘿相親相愛啊？」

「你又在胡說什麼……」

「哪有胡說？我發現你跟奧蘿的感情越來越好了耶！哎哎，果然是同住一個屋簷下必然的結果。」他狀似感嘆地說著，惹得立在一旁的夕娜哈哈笑出聲來。

此時阿喬也走出外頭，聽見他們的對話，不由好奇的大聲問：「雅克斯，你終於要成婚了嗎？」

「才不是你們想的那樣！」雅克斯扔掉樹枝，再度站起來，面色因為想到了昨晚的情景而略略發紅。「我、我要走了，等下還得去長老那裡。」他結巴地說。

「去長老那做什麼？」

「商談村落需要加強的防禦……我有種不祥的預感，好像有什麼事會發生。」

「放心啦！現在會發生的也只有喜事而已。」阿喬不以為意地甩甩手，玩笑道：「搞不好之後就換你們家舉行赫茲梅克儀式了。」

雅克斯強裝鎮定的快步離去，背後持續傳來三人的鼓噪，聲音大到周圍的人都能清楚聽見，不時投給他一個曖昧的目光。

稍晚，掀開自己家的門簾，即使裡頭多了個人入住，照常安靜無比，唯一的差別就是屋內瀟灑的總能令他莫名放鬆的淡淡香氣。

奧蘿正閉目跪坐於窗前，雙手合十地祈禱著。幾縷透進來的光線灑落她長長的睫毛上，恬善的側臉不見過去的憂傷，只有不斷開合的唇在無聲地說著什麼話，姿態是如此高雅的宛若一尊女神像。

雅克斯盤腿坐在距她不足半尺的地方，托著下巴，若有所思地凝視許久，接著伸手抓住一小撮她飛揚的髮絲，漸漸露出微笑。

天知道他多希望往後的日子，可以和她一起平靜地生活下去，但是……

「好希望往後的日子，能和你一起平靜地生活下去。」

雅克斯錯愕地抬眼，發現奧蘿已睜開雙眸，轉身面對他。「阿喬家的儀式結束了？」

「嗯，順利結束了。」他放開她的頭髮。「妳在祈禱些什麼？感覺好認真。」

「我啊，大部分都祈求和平，祈求所有的人們免於受到傷害……不過最近，我還感謝神能讓我遇見你。」

「遇見我？」

「記得你對我說過，每個人之所以活下來，是因為擁有註定該經歷或該完成的事情。」奧蘿的右手貼上他的臉頰，含笑問道：「你相信，我就是為了遇見你才活到現在嗎？」

她繼續說：「雖然很不可思議，但我真的這麼相信喔！」

雅克斯抿嘴，陷入沉默一會兒後，低喃出的聲音幾不可聞，像竭力壓抑著什麼。「……隨便煙猴他們會怎麼說了，管它是不是必然的結果。」

「嗯？你說什麼？」

「我說，我再也不會放開妳了。」他反握奧蘿的手，送到嘴邊親吻了一下，看著她的眼神隱含炙熱的情感。

奧蘿困惑地偏首，與此同時，雅克斯上前把她擁入懷中，力道緊到能感受彼此心臟加速的跳動聲，彷彿就要融為一體。

他的臉埋入她肩窩，悶悶的沉聲說：「因為我已經找到妳了……所以妳既然這麼認為，我就絕對不會放開妳。」

長久以來，始終深信再多的權力或金銀財寶，也無法與龐大絢爛的歷史文明相比擬——如果他的手、他的感官、他體內的血液，是為了這樣的意念存在的話，那麼眼前這名少女，便使雅克斯內心的悸動從此有了意義。

奧蘿兩手環繞住他堅實的身軀，點點頭，幸福地笑了起來。「我也放不開你了。」

她腰際繫的一根繩子，上邊垂掛了枚紅色貝殼，隨著雅克斯溫柔的動作被解開，輕輕落於腳邊，然後，在夕暮餘暉下投射出小片的陰影——

人類無能為力、卻非超越不可的命運齒輪，開始和時間一同飛速轉動，悄無聲息的將一切帶到早已註定好的那天。

是的，那天一如往常，雅克斯與大多的成年男子外出打獵耕種，老弱婦孺則待在村

內，各自進行家務或其他活動，步調十分悠閒緩慢，以至於事情突然發生時，幾乎所有人都驚慌失措，沒辦法作出適當的反應。

「唔……！」

奧蘿停下腳步，摀住口，有些難受的乾嘔著，一旁的夕娜哈急忙走近她俯身探視。「怎麼了？很不舒服嗎？」她邊問邊拍拍對方的背。

「沒事……這幾天偶爾會這樣，休息一下就好。」奧蘿吸口氣，試著抬頭給她個放心的微笑。

「是嗎？要小心照顧身體，我看等下去我家順便拿點母親的補藥給你好了。」她提議道。

「不用了，那些藥材很珍貴的，你們自己留著吧。」

「沒關係啦！而且雅克斯這麼疼你，知道你不舒服的話一定會非常擔心。」

現在兩人正位於村子中央的泥路上，藉由夕娜哈的攙扶，奧蘿重新站起身。不經意間，夕娜哈似乎注意到某種不對勁，皺著眉頭說：「奇怪，前面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話還沒說完，一道尖銳喊叫猛地傳來，迅雷一般劃破了天空，強烈震撼著她們的耳膜及神經……

「呀啊啊——！！」

對奧蘿而言，那聲音淒慘的如此熟悉且令人絕望，彷彿來自地獄，讓她的頭皮無法抑制地酥麻了起來。

濃臭腥味很快擴散至叢林間，當雅克斯察覺不尋常的變化後，本能地升起一股不安，這不安毛骨悚然到驅使他停止狩獵，與其他人火速趕回村落。

接下來，他們看見了此刻已一發不可收拾的場景——噴灑的鮮血、倒塌的房舍、散亂的杯盤狼藉，一群近六十名的外族人馬，挾其精備武器趁虛攻入，殘虐地殺掉留下來守備的青年和老人，並強行集中不斷哭叫的婦女小孩們，把他們的雙手緊緊縛住於架起的木竿上，準備俘虜回去。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男子咬牙切齒地開口，又驚又怒，而站在前頭的煙猴退去平時輕浮的表情，低聲詛咒道：「該死！是北方的陶鐵民族，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語未落，旁邊的雅克斯就如離弦之箭衝了出去，他拔出腳上的短刀，毫不猶豫刺向正壓在一名熟悉的女子身上的敵人。

眾人見狀，立即吶喊著紛紛加入，對那些沒料到他們會這麼早就返回的陶鐵民族進行反擊，揭開激戰的序幕。

「夕娜哈，妳還好嗎？」煙猴小心扶起及時被救下的妻子，將她護在自己的懷中，雅克斯則朝混亂的四周搜尋某個根本不存在的人，雙手不受控制地顫抖著。

為什麼……為什麼看不到她的蹤影？為什麼聞不到她的味道？現在，她究竟在哪裡！？

他的面色漸漸轉為從未有過的陰沉，全身上下也透出危險的殺氣，讓看著他的煙猴霎時不寒而慄起來。

「雅克斯……」

忽然，夕娜哈恢復了意識，她沾著血汙的臉流滿淚水，伸手抓住雅克斯的腳踝，斷斷續續地說：「奧蘿、不在這裡……她帶著一些孩子逃走了，但有敵人追過去……快救她……」

雅克斯聞言倏地低頭，眸內閃過一道鋒芒，而煙猴接在之後，定定地直視他說：「去吧，他們就交給你了。」

「……我知道了。」

他深深望了兩人最後一眼，接著便頭也不回地奔入叢林。

空氣充斥著血的味道，如今的叢林死寂般瀰漫詭譎的氣氛；高大交錯的樹木爬滿綠色的攀藤植物，間或可以聽見遠處的干戈聲，以及少女的喘息和踩在濕土上的腳步聲。

一支長槍已然插在少女的左臂，她卻絲毫無所畏懼，咬著緩緩發紫的嘴唇，沒有任

何依靠的獨自穿梭於毫無指引的環境裡。

然而，她最終還是虛弱地跪倒在地。

「所以，聽我們的話，早點說出把小孩藏在哪就好了嘛……」

三名獵捕者追到她面前，彷彿在看著得手的獵物。「長槍可是塗有蛇的毒液呢，可惜了這麼漂亮的臉蛋，妳也只能乖乖等死了。」

奧蘿抬頭，不發一語地迎向他們輕蔑的微笑。其中一個人繼續遺憾地說：「哎喲，原本想抓回去賣個好價錢的，你看怎麼辦？」

「能怎麼辦，趁她還沒斷氣的時候好好玩一下囉！」

為首的男子說完，迫不及待撕扯她的衣服，奧蘿則握緊事先預備好的石頭，用盡了全部的力氣奮力砸向他！

「啊啊啊！」

對方大聲哀嚎道，雙手按上血流如注的額頭，其他本來看好戲的人急忙重新制住她，將她壓回地面。

「可惡的臭女人，我殺了妳！」男子發狂地撲上去，拔出奧蘿手臂的長槍，不顧她的呻吟，就要重重刺進她心臟前，一道破空聲響卻終止了他的動作——

男子無法置信地瞪大眼，手一鬆，長槍咚的落於奧蘿腳邊，他瞬間被箭貫穿的身軀也跟著倒了下去。

奧蘿的瞳孔映出前方閃現的人影，她幾乎以為自己在作夢。「雅克斯……」

只見雅克斯再次高舉弓，準確射中另外一個來不及避開的人；而最後剩下的同夥趁著這空檔，慌張地舉起長槍擲向他，但僅擦過臉頰，就被快速逼近的他直接以箭割破了喉嚨。

雅克斯的戰鬥技巧強得不可思議，無論力量或速度，都遠遠超越他這個年紀該有的水準，因此所有的一切，只花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便宣告結束。

他隨意抹掉臉上的血漬，偏過頭，走到奧蘿身旁。「奧蘿，我來了。」他說，蹲下身心疼的和她對望。

「雅克斯……真的是你嗎？」

「嗯，是我，妳已經沒事了。」

奧蘿伸出失去大半知覺的手與他交握，迷離的眼慢慢聚焦，滑下一行一行的淚水。「我還以為再也看不到你了，你竟然找得到我……」

「我不是說過，即使妳離我很遠很遠，也會立刻來到妳身邊嗎？」雅克斯嘴角輕揚，笑容添了抹悲傷。「抱歉，我不該離開妳、讓妳受傷害的。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他望向奧蘿慘不忍睹的傷口，焦急的想替她包紮，她卻憶起什麼似的，吃力地搖搖頭說：「我沒關係，你先去把孩子們救出來吧，他們在西邊那口井底。」

而雅克斯正待回答時，目光突然就此凝結。

「不！」他嘶吼，然後緊緊將她抱在懷裡，飛快轉了個圈。

電光石火之間，一支箭穿進了他的體內，他猛的一傾，胸膛噴濺出深紅色的液體，滴在奧蘿呆愣的臉上，感覺是如此炙熱真實，猶若尖銳的針刺痛本已麻痺的肌膚，還有她的心。

接著，又是兩支箭筆直地射了過來……

「不要！雅克斯——」

雅克斯的臉龐因痛苦而扭曲，不住地咳出血，但他仍強撐起身，抬手將奧蘿擋於身後，警戒地看向從樹上躍下、像野獸般四肢著地的另外兩名敵人。

「原來小孩藏在井底啊。」

這一刻，奧蘿近乎絕望的透過雅克斯受了重傷的身體，望見他們猙獰的面孔。

一個男人得意地笑說：「別這樣瞪著我嘛，不過是偶然發現你們的落腳處，一時興起拿來打發時間的，沒想到竟也被你們的人殺了不少……所以，必須再多抓點俘虜以作

補償，你說是不是？」他高昂的語調急轉直下，正要一腳把雅克斯踢飛，後者隨即抱著奧蘿翻轉身體，千鈞一髮躲過致命的踢擊。

男人冷冷地收腳。「也罷，你們就重溫剛才感人的時刻，等著死神來召喚吧。」

他和同伴不帶感情地踏過族人的屍體，逐漸朝西邊離開的同時，雅克斯咬緊牙關，反手將身上的一支箭硬生生拔了出來。

奧蘿連忙扶穩開始噴湧鮮血的他。「雅克斯，你不要再動了，你流了好多血……」

「我……我得保護孩子們……」

他憑藉堅強的意志力擲出手中的箭，夾著風勢越過對方，狠狠插在一棵喬木的枝幹上。

「哼，還在做無謂的掙扎嗎？」男人不屑地瞥了樹木一眼，下一秒，他立刻查覺到某種異變，驚恐地張大嘴。

身後不遠處，是雅克斯氣若游絲的低語。「你會後悔，自己笨到出現在我的面前。」

頓時，大網削尖的鋒利木樁從天而降，精準無誤地刺向那兩個人，如同萬箭穿心，他們淒慘的被釘牢在旁邊的樹幹，當場斃命！

「這可是阿喬為了獵捕動物……設下的陷阱……現在，終於派上用場了……」

他緩緩地倒下去，吐出了更多的血，奧蘿顫抖著扣緊他的手。「雅克斯，不要死……拜託你……」

沒有什麼，是比面臨深愛之人的毀滅還要令人恐懼。

雅克斯難受地喘息一會兒後，仰起頭，只覺眼前一片朦朧，已經看不清她了，但他是多麼渴望再觸見她的笑顏。「奧蘿……妳知道我多慶幸能遇見妳嗎？只有在妳的身邊，我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平靜……」

奧蘿俯身抱住雅克斯，哽咽道：「我知道，我也是啊！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

「……不要哭，妳不用害怕。」他伸手，撫過她滿是淚水的臉，最後疲憊地闔上雙眸——

生命何其脆弱，輕易便可予以終結；每時每刻，都有無數的生命因為獻祭、災禍、疾病、戰爭或其他原因死去。如果一切是早已註定好的話，那麼渺小至極的人類，在神看來究竟有何意義？人類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呢？

「這裡是我家。昨天傍晚，是我將發著高燒的妳帶回來的。」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我想留下來。」

「我從小到大的興趣，就是藉由雕塑保存我們一族的偉大文明。」

「你對我真好……」

「我們會一直在一起，妳還要跑去哪裡？」

「好希望往後的日子，能和你一起平靜地生活下去……」

腦海慢慢浮現過往的情景，那些經歷，無疑造就出今日的我們，甚至一點一滴地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還有更多，是需要用一生去體會的。

「夠了，這樣就夠了……」奧蘿垂首，親吻雅克斯冰冷的額頭。

此時已感覺不到他強而有力的心跳了，而自己的，與體內另外一個心跳聲，也隨著意識的沉淪漸趨微弱，最終，墜入一片永久的虛無之中……

西元一四九二年，哥倫布遠渡重洋發現新大陸時，曾經叱吒一時的馬雅帝國早已神秘消失，中美洲僅剩一群落後的民族。

西元一五一九年，西班牙人攻佔墨西哥，將其作為殖民地開墾，徹底破壞了馬雅文明。

西元一八二二年，英國人開始陸續研究馬雅文化，並推論此文明是由舊約聖經中『失落的十部族』的後裔所建造。

西元一八四九年，有兩名白人來到此地，分別是美國學者約翰·史蒂芬生和英國畫家弗萊迪力克·迦烏德。當時正逢巨大叛亂，兩人雇用了當地的嚮導，欲深入窺視馬雅昔日光芒萬丈的雄風。

某天，他們自美麗的帕連克古城出發，渡河經過數百里，來到一處掩蔽於熱帶叢林下、看來明顯被棄置許久的村落遺址，進行簡單的勘查。

遺址面積雖不滿一萬平方公尺，史蒂芬生卻發現超乎想像的偉大遺跡。

那是一塊超過人身高的碑石，靜默而莊嚴的斜躺於滄桑劇變的土地。即使千年流逝，仍可清楚看見上頭雕滿難以破譯的象形文字，搭配裝飾豐富的古怪圖像，詳細記錄了古馬雅人的婚姻、宇宙觀、生活型態以及歷史神話，著實深藏獨特的奧秘，不禁令人嘆為觀止。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碑石的左下方，彷彿象徵性的隱隱刻了一串與內容完全無關，也讓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古語—

sicar。

## 【天使不說話】 蘇裕勝

第一次遇見小安是在捷運地鐵站裡。雙眼皮的大眼異常清澈，好像可以由她的瞳孔中看見些什麼似的。頂著一頭俗到極點的小瓜呆學生頭，身上的黃格子襯衫搭著淺藍色的牛仔褲裙，看得出她不是一個很要求外在打扮的人。她並不怎麼高，可她的鼻子很挺；很好看，薄薄的嘴唇搭配在五官當中顯得相當得宜。鼻樑上的那付眼鏡更是拙到不行，又大又厚重的框，壓得她不時要用手指將眼鏡往頂一下，才不致讓眼鏡越漸移落。看她猛K手中書的樣子，八成是個學生。

我也不曉得為何會特別注意到她，只覺得每次她出現在我的視線範圍的時候，我總會留意到她的出現。並且會稍作打量，留意她穿著打扮或者她的言行舉止等等。但往往都是我單方面在留意她，她好像都沒察覺到有人三不五時會像個觀察者一樣盯著她看。而第一次與她正式的邂逅算是在搭捷運出站後，我們一起在轉乘的巴士站等候公車。等車的時候她突然離開站牌，轉身從冰店買了一隻霜淇淋拿在手上，在酷暑的大太陽下享用著，卻又一手拿著一本時尚雜誌邊走邊看。而我為了看清站牌上其它的路線標示，仰頭的時候往後退了幾步。而她也剛好沒仔細留意前方的路況，就這樣她的霜淇淋就親切地跟我昂貴的羊毛西裝打了聲涼快的問候。

「啊?!」我驚呼了一聲，轉過身去。

我看見了她驚慌的表情，霜淇淋和雜誌被碰撞後掉落在地。我右手反手一摸自己的背，一陣沁涼直襲背脊，當然右手也沾滿了剛還在他嘴中逗留的霜淇淋遺體。她拿出放在背包的面紙，直跟我猛點頭致歉，然後幫我把背後的霜淇淋擦拭掉。

「沒關係啦！我自己來，妳要搭的車子來了，妳快上去吧！」見到她這麼有禮貌和客氣，我也不可能有氣。

「……」她順著我手指著剛來的公車，一臉疑惑。向我示意點了個頭後，便往那快關門開動的公車方向拔腿跑去。

看著她傻呼呼的那個傻勁，真的還挺可愛的。看著她的背影，一邊擦掉手上殘留的霜淇淋，我會心一笑。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和小安的邂逅。那一年夏天的陽光很烈，台北的天氣很暖和。

我是個而立之年的上班族，在一家高科技的電腦公司當個小主管。也許是我的工作表現還不錯，我對公司給我的薪資和年終紅利還算滿意。我的家境不錯，家裡經營貿易公司。我是獨子，上頭有三位姐姐，所以也算是老么。

那天，我又在捷運站中看到小安，那是第二次遇見她。可是她沒看到我，她坐在離我不遠的位置上，專注地閱讀手上的書。捷運在地鐵上不停地奔馳，我看到她累了，摘下了厚重的眼鏡閉目眼神。其實，她不帶眼鏡真的很好看，清秀的五官透露著年輕的朝氣，像極了當年我深愛的她…“小惠”。我不禁在心頭怔了一下，原來這就是我第一次遇見小安時，會對她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我呆呆地望著小安，看著她閉目養神安祥的臉龐，心裡也覺得平靜許多。

當天下午巔峰時間的捷運車廂裡，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水洩不通。我連坐著想要動彈也很難，湊巧小安提著大包小包的袋子被擠到我面前。個子不高的她，定型的姿態被人潮擠得有點詭異。她一手掛在上頭的握桿；一手扣住她所有的提袋，從她額頭上的汗珠和倦容，看得出她因擁擠的難受。我心想，應該可以將位置讓給她坐的。

「小姐，妳東西提這麼多，我這座位讓給妳，好嗎？」我望著她禮貌性地詢問。

「……」她並沒有回應我，應該是人聲鼎沸的關係，所以她沒聽見。

我客氣地再詢問一次，她注意到我了，但也只同我點個頭。並沒有任何的後續反應，我突然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

「小姐，這座位讓給妳好嗎？」我示意地站了起來。

「……」我看到她的表情是尷尬的，還對我猛點頭。

那情境和第一次遇到她，不小心將霜淇淋撞在我背後的尷尬表情大同小異。

畢竟是我的一番心意，而她剛一直沒注意到吧！我想她是因為這樣而感到不好意思。

從她的反應可以知道她應該蠻內向的，她的笑很靦腆。我喜歡看她靦腆的笑，很自然，散發著一種陽光的魅力。我們換了位置，站在她的身旁，我透視著格子襯衫底下豐滿的胸部，她姣好的身材和骨架將她的襯衫撐得挺紮實的。她如果穿小可愛一定很好看，髮型和眼鏡改變一下，絕對不輸給螢光幕上的那些偶像藝人。重點是，小安越看越像小惠，往事一幕幕迅速地在我腦海裡閃過。望著望著我竟出了神，沒察覺她已經發現我直盯著她看，這下換我尷尬了。我趕緊裝做在想其它事想到閃神的樣子，回過神來對她笑了一笑，便撇過頭去看別的地方。在我對她笑的同時，小安也很親切地回了我一個陽光般的笑容，那個笑容真的好美。傾刻間，我彷彿看見了天使一般，我的心像是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一般，與她緊緊地繫在一起。心頭上我不免糾了一下，心想又不是情竇初開少年的我，怎會被那一個笑容擄走了，甚至瞬間有一種想親吻她臉頰的衝動。

從小我跟三姐最有話聊，三姐不是那種守不住秘密的人。甚至，她還會同我分享一些屬於她的愛情經驗。所以我和她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基就打的很深，有些事我倆只要靠一個眼神交錯，就可以洞悉彼此的想法，這就是默契。

「姐～可以跟妳聊聊嗎？」那天我一直想找人說話，所以我來敲三姐房間的門。

「老弟啊？當然可以啊！請進。」

「三姐，這是我下班特地去買來孝敬妳的“冰鎮鴨翅”。」既是有事求人，當然就得帶點好料的來聊表心意。

「呵，看來我今天應該得跟你耗上一些時間了。」三姐接過我的貢品，笑了一笑說。

「妳還記得小惠吧？」我苦笑一下，在三姐的床沿坐了下來。

「你說那個舉家遷移到澳洲，你大學時期常來我們家的學妹？」

「是啊！就是她。」

「怎？她回來臺灣了嗎？或者是你想說心裡還留一個位置等她？」三姐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我面前。

「怎可能？不是跟你說過，小惠她在澳洲都結婚有小孩了嗎？」我搖搖頭。

「好吧！那你就說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陣子，我在上下班的途中，遇見了一位女孩。她跟小惠一樣讓我有悸動的感覺。」我一邊說著，腦海裡一直浮現她的輪廓。

「原來是這樣啊！是我們家的老弟發情期又到了，沒啥大不了的啊！」三姐俏皮地吐了一下舌頭。

「三姐……」

「好啦！好啦！逗你的咩，那現在快點告訴三姐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吧。」三姐開始啃起我帶來的鴨翅，聽著我娓娓道來，這一晚我跟三姐促膝長談了一整夜。

一天星期假日，我帶著老媽去大醫院做全身健檢。在候診的同時，我好像看見了小安，她穿著一件義工穿的背心，在服務台那兒幫一位老先生推著輪椅。想不到跟她竟然這麼有緣，也許冥冥之中註定著些什麼似的。

「媽，妳在這兒稍等一下，不要亂跑喔。我看見一位朋友，過去跟他打聲招呼馬上回來。」我決定把握機會。

「喔，那我們還要等多久？」老媽看了一下門診室的燈號。

「大概半小時吧。」我預估了一下序號時間，說完便往小安所在的方向走去。

「hello！」我離她不到一公尺的距離喚著她，可是她背對著我，沒發覺我是在叫她。

「這麼巧啊？！在這裡遇到了妳。」我跑到她的前面，攔下正在前進的她和老先

生。

「呼……」她好像驚呼了一聲，表情很是訝異，隨後又露出了一貫的笑容。

「沒想到妳假日都來醫院當義工啊？」我開心地問著她。

「……」她伸出食指，比了比自己的嘴巴和耳朵，然後在她和我面對面之間的距離搖了搖五指。

「啊？」這個意思是說，她聽不見也不能說話嗎？我心裡頭震了一下。

她拿出了帶在身上的小本子和筆，寫了些東西在上頭，寫完後遞給了我看。

（我聽不見也不會說，但我會手語。如果你講慢一點的話，我會讀唇語。）

「我瞭解了。」我點了點頭，回想之前確實沒有跟她聊過天，幾次都是倉促擦身而過，要不就是笑容回應而已。

（你來醫院做什麼？）她在本子上寫下。

「我陪我媽媽來醫院做全身健檢。」我慢慢地說，刻意留意一下自己的唇形。

（你有上網嗎？）

「有啊！我給妳我的電子信箱，我們保持連絡，好嗎？」我知道她那樣問我的意思，馬上意會了過來，遞了我的名片給她。

（OK！我先推老先生回病房，再連絡囉！）她給我看完了她寫的字句後，開心地笑了一笑便推著輪椅離開了。

看著她推著輪椅離開的背影，我心裡可是五味雜陳。這麼一位清秀可愛的美麗女孩，是什麼原因使她不能聽見這個世界的聲音；也不能說話呢？從她開朗的笑容裡，完全看不出她有這樣的缺陷。她一定也走過了一段不為人知的適應期，想到這心裡頭油然而生一股憐憫之意。

「媽，不好意思讓妳等了一會兒。」我趕緊回到健檢室的等候區。

「你那朋友怎那麼年輕？看起來好像還在唸書吧？」想必老媽剛一定觀察了我和她的舉止。

「沒啦，那不重要。喔！該我們了。」剛好候診序號燈亮了，我轉移了話題。

全身健檢耗了我們一整個下午，也折騰老媽了，不過這都是為了她老人家好。開著車載老媽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好像還不太能接受她是一個有這樣殘缺的女孩。

星期一早上，我進公司打開電腦準備處理一些公事。在眾多煩人的電子郵件中，我發現了她寄來的信。抱著驚喜緊張的心情將它打開：

□□□□□

寄件人：Angel@seed.net.tw

收件人：Martin@ms6.hinet.net

Mr. 黃：

很訝異今天會在醫院碰到你，上次將霜淇淋弄髒你衣服的事還沒跟你正式道歉。前幾天你又在捷運裡讓座給我，一直想找機會跟你致謝的。只是那時人多又擠又吵，我的溝通能力又異於常人，所以打消了溝通的念頭，希望你不要覺得我沒禮貌喔！

今天見你發覺我與一般人不同的表情很錯愕，很快地你就又表現的極度自然。其實，你不用擔心你的錯愕會傷了我的心，因為我早就習慣了。看得出來你是個好人，你給我一種很奇妙的親切感，一時我也說不上來。

我姓安；名琪琪，朋友都叫我小安或者 Angel，也許你會覺得我的英文名有點好笑。可我還蠻喜歡朋友那樣叫我的，因為我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每當深夜睡前禱告時，我都會希望自己變成一位天使飛到基督的面前，和其他的天使同伴一

起在祂的身旁飛呀飛的。真的很高興認識你喔！你應該是個不錯的朋友，要保持連絡喔！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 小安

□□□□□

看完小安寄來的信，我閉上眼睛將她的笑容好好地回想了一下，有種甜在心頭的感覺。從來信字句，看的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又純真的女孩，當然也應該相當保守含蓄。我決定主動透露訊息給她。

■ ■ ■ ■ ■

寄件人：Martin@ms6.hinet.net

收件人：Angel@seed.net.tw

Dear Angel：

很高興收到妳的來信，妳的禮貌笑容足以代表一切，不用再刻意向我致謝或道歉。也許我倆算是有緣吧！總能在不同的場合不期而遇。妳應該還是學生吧？不曉得妳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礙去學習的？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請妳與我分享。找個時間我請妳喝杯咖啡，好嗎？還有，以後妳可以叫我阿信就好，我覺得這樣比較親切。

PS. 妳笑起來的樣子，真的很像我心目中的天使。

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 阿信

■ ■ ■ ■ ■

很慶幸自己可以這麼快就和她搭上線，也許勇敢主動一點是對的。三姐的建議果然奏效，不愧是從小就讓我欽佩的她。星期三的早上，我們又在捷運站裡碰頭了，我遠遠地就看到她。

「嗨！妳好，早安啊！」我從人群中擠到她面前，一樣注意自己說話的唇形。

「……」小安興奮地用她的雙手在空中比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手語。

「對不起，我看不懂妳比什麼？」我知道那應該是小安慣用的溝通方法，她只是忘了我並看不懂這種語言方式。

（Sorry！我忘了，因為又看到你太高興的關係，請見諒！）小安趕緊掏出他的本子寫給我看。

「我想也是，妳是要去上課嗎？」

（說慢一點好嗎？我看不太懂。）

（不是，我跟你一樣也是上班族，並非你想像的學生。）待我重說了一遍以後，小安在她的簿子上寫下。

「這…妳今年幾歲？」我疑惑地問小安。

「……」小安用手指比了二十四，這樣的數字。

「真是一點也看不出來啊？妳蠻會保養的喔！」我對她笑了笑說。

（我在一家外商公司當行政助理。但是我沒有名片，請你包涵。）

「我懂，下班後一起吃個晚餐如何？」我誠心地問小安。

「???'」小安搖了搖頭，示意聽不懂，應該又是我說得太快的關係。

「下班後一起吃個飯，好嗎？」我放慢說話速度。

「……」小安笑著猛點頭。

這算第一次約會吧？我的心情有點忐忑。上班的時候一直想她想到出神，好幾次都被同事糗說，是不是在想女朋友？每每被這樣一說，我都覺得怪不好意思，好像整個人變透明似的。就這樣心不在焉地混了一天，總算熬到快下班的時

間。我的手機突然響了，應該說是簡訊的鈴聲，我馬上打開手機裡的簡訊。

#阿信，我和你約七點在站前新光大樓門口見，OK？#

#OK！不見不散！#

六點鐘下班時間一到，我馬上整理好桌上的文件準備走人。

「嗨！」我走到小安面前跟她揮揮手。

（你想吃什麼？）小安將事先寫好的字句拿給我看。

（（妳喜歡吃什麼？））我也準備好一本小簿子，寫給小安看。

「……」小安看到我拿出了預先準備好的簿子，笑得好開心。

（都可以。）

（（吃牛排好不好？））

（OK！）

我知道小安要讀我的唇語很困難，那好像也不是她擅長的溝通方式。用電子郵件的書寫，我們的溝通是最順暢。只是，當我們面對面溝通時，目前是用手寫字在本子上最清楚明瞭。和小安的互動雖然比跟一般人複雜，但我一點也不覺得累。也沒有因為她這樣的缺陷，而放棄與她進一步接觸。靜下心來想想，這屬於我倆“無聲世界”彷彿更有一種魔力緊扣著我，一種佔有欲引發的專屬感，沒有任何人可以打擾的。

那一頓飯我和小安聊了很多，也許正確地說是“寫”了很多。我知道小安家裡的狀況，經濟狀況小康，不愁吃穿也不富裕。小安是獨生女，父親早逝，從小跟母親相依為命。小安很孝順，目前家裡都是靠她才過的安穩，母親會做點手工零工貼補家用。她以前在特殊學校學習過程中一直很用功，後來的自我進修也很努力。她的失聰是天生的殘疾，因為小時候家境困苦，所以沒有盡力去修正失聰

所帶來的後續問題。因為聽不到，所以根本也不知道怎麼說話，怎麼去發音。所以，她的聲帶和發聲系統是完整的，只是她不知道如何去控制它們，甚至也不知道那樣的聲音發出來後是否正確。經年累月下來，小安便也喪失了發聲說話的功能。

「啊……嗚……」小安試著發出一些人類基本的驚呼聲。

(我努力學習唇語，以為可以試著發聲，但後來發覺還是辦不到。)

小安遞給我看時，我看到她眼神有點落寞。瞧到她落寞的眼神，我的鼻子突然酸了起來。

昨天的晚餐，我們更進一步去瞭解彼此。對於小安，我有了更多的疼惜和憐憫之意。但那絕對不是同情，而是一種想要擁抱她；保護她的衝動。她給了我一種生命清流的感覺，在茫茫的城市大海中，我發現了屬於我個人的島嶼，終於不想漂流了。



寄件人：Martin@ms6.hinet.net

收件人：Angel@seed.net.tw

Dear Angel：

和你共渡的晚餐很精彩，妳讓我聽見了不同世界的聲音。妳是個很勇敢去生活的人，妳的努力是可以讓很多人刮目相看的，這當然也包括我。如果可以進入妳的生活，讓我體驗更多不同的體驗，不知道妳願不願意繼續帶領著我呢？

也許我這樣說很唐突，也很失禮。但我這人本來就是有話直說的，我不想有過多的揣測或不安，讓自己陷入死胡同裡打轉。所以，我想開門見山把話說明白。

我喜歡妳。是的，在霜淇淋還沒變成介紹我們認識的媒人之前，我就留意過妳。也注意過妳曾偷偷瞄我，我的神經應該還不是很大條，我知道那是什麼樣的

訊息。說是緣份也行，或者說我一直在人群中有意無意尋著妳的蹤跡，才會讓我們幾次都不期而遇。天使……當我的女朋友，好嗎？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 阿信



當我 Send 出這封信時，就預估百分之五十失敗的機率。百分之五是小安根本是個女同志，雖然可能性很少。另外百分之四十五是，小安不願意接受我對她的愛。接下來的，就看老天爺幫不幫忙了，我只能祈求。過了一個星期，我一直沒有收到小安的回信，也沒有在捷運站遇到她。我試著用手機傳簡訊給她，她也沒回我。再笨的也知道我黃志信這次一點自信也沒了，就當是求愛失敗吧。後來的幾天，我異常地沮喪。來到三姐的房間，我一五一十地將與小安相處的過程，和表白被拒全盤告訴了三姐。

「就這樣，已經快兩個禮拜了。我還是沒收到她的回信，搞到最後竟然連朋友也不是，唉～」我煩躁地胡亂搔自己的頭。

「先別這樣想，事情也許不像你想的那樣不樂觀。」三姐皺起了眉頭，眼珠子轉呀轉地仔細思考著。

「喔？不懂姐的意思。」我像在黑暗中發現了一線曙光一樣的驚喜。

「其實像小安這樣的人，他們的心思往往比一般人敏感很多倍。對外來事物的感受和反應想當然也會因此增強。」

「嗯，應該是吧。」我想著三姐剛說的話，是蠻有道理的。

「也許，我們之前的策略不完全正確。因為直接快速的表達，可以免得夜長夢多，但也可能讓她頓時感到錯愕，甚至害怕。」

三姐的話，讓我頓悟另一個道理。人往往只會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感受，情感所散發出來的波動，卻常常忘卻這樣的波動是因人而異。

「老弟啊，她有著這些與眾不同的特質，你真想要她。你可能必需付出更多去瞭解她，這條感情路走起來會很累喔。」三姐好意地叮嚀我。

「我知道。」我完全明白三姐想表達的，但我還是抱持不樂觀的想法，我想三姐那樣說只是想安慰我罷了。

碰！我用力地將房門甩上並上鎖。打開我的床頭音響，放了一張我蠻喜歡的爵士樂，是 Louis Armstrong 的精選輯。當爵士樂響起的片刻，我幻想著我和小安兩人獨舞在天堂的雲端。想像和天使共舞的過程中，輕撫著天使細緻白皙卻結實有彈性的肌膚。貼近她俏麗的臉龐，我可以感受她起伏的胸膛，香甜的呼吸氣息。我瞬間遁入一種幻境，遨遊其間。正當我還陶醉其中的同時，我未關機的電腦傳來收信完畢的聲響，這代表有人寄信給我。我走到電腦面前，打開收信視窗。是她！是小安的回信，我迫不急待地將它打開。

□□□□□

寄件人：Angel@seed.net.tw

收件人：Martin@ms6.hinet.net

Dear 阿信：

對不起，乍聽到你的要求，我實在無法承受你對我的好意。你的條件怎麼看都比我好，絕對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對象。我天生的殘疾和不全，讓每個原本對我有興趣的朋友都打了退堂鼓，那些人都是透過平信和網路認識的朋友。當我告訴他們實情時，他們的態度就會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知道那是我的問題，我也不會怪他們。為何你在知道了實情後卻還是對我提出那樣的要求？我已經忽略自己的外在許多年，我不想要讓一些假象存在我和這世界溝通的路之間。我不刻意打扮自己，也是希望能讓自己過得更自然一點，不再讓自己因為假象和真實，一而再；再而三的患得患失。認識你之後，我覺得你是個好人，所以我想當你是一輩子的朋友，並不想失去你。而你對我說的那些，很可能在我們相處一段時間後，你就會覺得厭倦疲憊。接著，對我的態度就會冷淡。最後，難免走上分

手一途，乃至形同陌路。這不是我要的結局，真的，這不是我要的。請原諒我這段時間，一直逃避著你，不跟你連絡，因為我的心情太亂、太複雜了。雖然我聽不到外面世界的聲音，但我卻聽得到被你挑撥的情弦，在內心深處低迴著。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小安

□□□□□

仔細地體會小安的來信，我肯定了三姐曾預估的假設。她心思的敏感度確實比一般人都來得強烈，所以之前我的信才會造成她那樣的衝擊。我開始懊惱之前的魯莽跟自以為是，沒有顧慮到小安可能面臨的過去和對未來的期望。小安此刻一定還在彼端的電腦前，我得趕緊回信給她，告訴她，我對她的重視。

■ ■ ■ ■ ■

寄件人：Martin@ms6.hinet.net

收件人：Angel@seed.net.tw

Dear Angel：

聽見妳的聲音；希望妳也能聽見我的聲音。我不是愛情騙子，更不想玩弄任何人的感情。我說過了，妳所自以為的自卑，在我看起來是無比的勇敢。喜歡妳是一種感覺，和妳相戀會不會很辛苦？如果我倆甘之如飴，妳何苦先預設立場呢？給我們彼此一點時間和機會，我會努力去學習和妳相處的方法，好嗎？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阿信

■ ■ ■ ■ ■

□□□□□

寄件人：Angel@seed.net.tw

收件人：Martin@ms6.hinet.net

Dear 阿信：

明天早上七點，站前老地方見。晚安！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小安

□□□□□

這幾封信的往返間，彷彿扭轉了奇蹟，至少小安已經不再逃避問題。接下來的，就該是我自己得努力的。

星期日的早上天剛亮，昨晚我將鬧鐘設定在早上六點叫醒自己。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我突發奇想。今天約會的打扮，我就試著醜化自己，我想體會一下小安信中說的那種低調。我在大衣櫥裡翻箱倒櫃就是找不到適合的衣服，最後，總算在小衣櫥裡找到唯一一件紅色的格子襯衫。照照鏡子，再替自己搭上一件淺藍色的牛仔褲。整體搭配好後，我刻意將頭髮梳得像小瓜呆一樣，讓瀏海蓋齊我的濃眉，然後上點髮膠將它定型。最後，我從抽屜裡找出一副學生時代戴的黑框眼鏡，它是最後的配備。呵～果真看起來有夠拙，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笑了一笑然後自言自語：原來天堂裡的天使，都是這種造型的啊！

七點零三分，我趕到了台北火車站。小安早就站在新光大樓的門口那兒了，她今天的打扮很不一樣。沒有了厚重的眼鏡，她俏麗的臉龐上沒有任何的遮掩。放下了那一頭長髮，穿戴著淺藍色的洋裝和一頂碎花小帽，提了一個粉紅色的手提包。胸前還別著一朵向日葵的胸針。果然，她悉心打扮後的亮眼度，馬上提高了百倍。這樣一位年輕貌美的可人兒，如果在公共場所出現，後頭一定跟著一拖拉庫的蒼蠅、蚊子，那些隨時想一親芳澤的愛慕者。

我裝做有意無意地從小安的身旁走過。果然，她看了我一眼後，並沒有發現是我，哈！喬裝成功。七點零五分，小安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後，拿出背袋裡的手機，應該是想傳訊給我。我馬上走回小安面前，對著正在低頭壓著手機按鈕的她揮了揮手。起先，小安愣了一下，大約有十秒鐘之久。接著，小安整個人蹲了下來，雙手抱住自己的肚子狂笑。雖然，小安的笑聲很怪，不太像我們一般聽到的

笑聲。但她的表情告訴我，她是打從心底笑得很開心。

((很拙對不對?)) 我在我的簿子上寫著，然後開心地對她笑。

小安猛點頭持續地笑，最後跌坐在地上一直搖頭；一直笑。

((這麼好笑啊?))

(你真是個有趣的人。) 小安停止了訕笑。

((妳開心就好。))

(你怎會將自己打扮成這樣?) 小安遞給我後，在我周圍繞了兩、三圈，好像還不太能接受這樣裝扮的我。

((因為我是假扮的天使啊!)) 這次我笑得更傻。

看著小安笑了，我整個心情都舒坦了起來。也許，是我的誠心感動了上帝，小安竟然主動挽著我的手。傾刻間，我知道我開啟了那扇門，往後的路雖然難走，但是我有信心也不懼怕。

在希爾頓飯店的西式自助早餐中，好幾次我都望著小安發呆，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幸福。

(你在發什麼呆?) 小安拿著她的簿子遮住我一直呆望的她的臉。

((享受幸福的感覺。))

(喔? 幸福的感覺?) 小安用手指比了比自己。

我笑著點了點頭，順便將盤子中的荷包蛋送入自己口中。

((當我的女朋友，讓我們試著交往看看，好嗎?)) 我慎重地寫下了這幾個字，當然表情也是相當凝重的。

「……」小安沉默了將近三分鐘，然後才動筆在她的簿子上寫字。

(我才不要打扮這麼拙的人，當我的男友。)

((那這樣呢?))我摘下眼鏡，將定型的頭髮往上及兩側一撥。

(這還差不多。)小安側頭看了一下。

((那你是答應當我的女朋友?))我開心地寫下。

「……」小安沒有說話，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

我不顧餐廳其他人的目光，伸出雙手握住小安正在舀湯的右手。瞪大了眼睛望著小安說「I catch up with you, my angel!」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們交往也快半年了。這些日子以來，我相當用心地在學手語，連手語老師都訝異我為何會進步地如此快速；同期的學員也是這麼認為。他們當然不知道這背後的動力，都是因為我的天使。

某晚我去小安家找她時，小安背對著我在忙著自己的事，並不知情我進門來了。我將大廳的燈，關了又開；開了又關，這是我們彼此不在視野內打招呼的方式。

「……」因為燈熄燈滅的關係，小安知道我來了，回過頭來。

【一個多禮拜沒見到妳，好想妳。】我用手語比了一些，小安認為我不可能會做的流程。這是我今天想給小安的驚喜。

【我也好想你。】看得出小安先止住驚訝，試探性地也用手語回應我。

【真的嗎？那讓我親一下，好嗎？】比完這些話，我馬上衝過去示意要親她。

「……」小安肯定我已經懂手語了，只是不知道程度而已。她用手頂住飛奔過去的我，或許是想把問題釐清罷了。

【你為何會這些有點難度的手語？】

【因為…天使托夢教我的啊！】我還是喜歡逗著小安玩。

【你去學的？這些日子以來，瞞著我去學的？】小安比的時候，看得出她情緒有些激動。

【是啊！為了我的天使，為了能讓我們的溝通能更拉近，我瞞著妳去學手語。只是想給妳一個驚喜，希望妳不要以為我之前對妳還有其它隱瞞喔！】

「……」小安又一語不發了。

【真的，我發誓，我只有這件事瞞著妳而已。】我好怕小安又亂想。

「……」小安眼眶又紅了。

我心想，啊？！不會吧！！她又要哭了，我…我……我頓時不知道該怎做才得體。

「嗚……嗚……」果然，小安又衝進我懷裡猛哭。

「愛哭鬼！真是的！」我擦了擦她濕透的雙頰。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用心？從來都沒有人過的啊！】小安還是在掉淚。

【原因妳知道，這不用問我吧？】我笑笑地回應小安。

【我愛你】小安自己擦乾淚水，然後對著我比出這三個字。

【我也愛妳，永遠愛妳】我打從心裡，讓自己的手在空中飛舞著。

我讓小安知道我會手語，且花了一段時間用心去學的那個夜晚。小安興奮開心的樣子，我也甜在心頭。不管如何辛苦努力，若能換得天使的一笑，我都覺得是值得的。何況那一整晚，她的嘴笑得沒有合攏過。我們開心地在客廳、在房間，在那間屋子的任何一角，揮舞著我們的雙手溝通著。像是兩隻會飛的鳥兒，在空中變化著不同的姿勢，不停地飛舞。比翼雙飛，卻又透露出無限的情深意濃，這

樣的境地是外人永遠無法體會的。我期待這一刻多久了，想必小安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那一晚，我在小安的住所過夜，我緊緊地抱著她躺在床上。剛沐浴完後她的身上香味，挑逗著我全身上下每一顆慾望細胞。我深深地吸了一口飄浮在她皮膚周圍的香味。

這個星期一我進公司，開會的時候，公司決策月底要派我到美國交涉一個案子。那是一個事關上億的重大合作案，對我而言相當具有挑戰性。可是可能得在美國待上兩、三個月的時間，一想到這，我就放心不下我的天使……小安她了。因為兩、三個月見不到她的人，我鐵定會很思念她。

#小安，今天晚上一起吃個飯，好嗎？#我傳簡訊給他。

#OK！#約過十分鐘，小安回傳。

#晚上七點，我到妳公司樓下接妳。#

#OK！OK！親一個。#這是小安的甜蜜簡訊。

【兩個禮拜後，我得到美國出差約兩～三個月。】我們在日本料理店點完餐後，我告知了小安。

「……」小安沒有反應，只見她低頭看著桌上的那杯淡茶。

【我很快就會回來，在那頭我們還是可以寫電子信的。】

【我知道，我也會很想你。只是昨晚我做了一個很不好的夢，我夢見你跟我提分手。】小安比這段話時，是愁眉不展的。

【傻天使，我這麼愛妳，怎會跟妳提分手呢？】

【也許，你去那邊會認識新朋友，然後就不要我了。】

【我發誓，絕對不可能，我也會守身如玉的。】我能理解小安的不安，我能做的只有真誠的保證。

【一定要做到。】小安抿了抿嘴。

【放心，餐來了，快吃吧。】我示意小安別想太多。

((I Promise You, My Angel!)) 在吃飯的同時，我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寫了這一行英文字塞給小安看。小安此刻才露出笑容…

這一陣子我可真是忙得焦頭爛額，好幾天沒時間跟小安碰頭，只能每天想著她；每天至少撥一通電話給她。後天，我就要出國出差了。今晚，我躺在自己床上想著一些事，公事和私事交雜著我的思緒。凌晨兩點半，輾轉難眠。

■■■■■

寄件人：Martin@ms6.hinet.net

收件人：Angel@seed.net.tw

Dear Angel：

凌晨兩點半，我睡不著覺。後天禮拜一早上十點的飛機，會先飛往香港待三天。然後，會同香港分公司的一位同事，再一起飛往美國。之前跟妳說過了，這一次我得花上一些時間待在那。我們交往這一年多來，如果說認識應該算近兩年了。我每一天只會多愛妳一點，從來沒有退溫過。妳的聰慧、孝順和愛心，是以往我認識的女孩子所不及的。妳放心吧！我不會像妳的夢境那樣背叛妳的，因為凡是逃不過天使的法眼的。我搭的是華航 MD11/B150 的那班機。知道這幾天妳也在趕公司的一個案子，後天妳就不用來機場送機了。我會受不了離別情境的，妳可得好好保重身子呢！然後我一天會花五小時以上的時間想妳的，妳也要想我喔！親一下！我的天使，我會聽著屬於妳的音樂入睡，夢裡見。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號 阿信

■■■■■

結果那天都準備好了，從臺灣起飛要往香港。也不知道當時香港赤蠟角機場

的塔台是怎跟機長告知的。可能香港因為颱風的關係不得迫降，竟然飛機又返台了。前天就聽香港的同事說預計十五號那天，可能會有強度八號風球入境，整個行程便只好延後了。回到家，只覺得好累，衣服也沒脫，整個人就攤在床上。本想打個電話告訴小安這事，不過真的太累了，我敵不過沉重的眼皮便昏沉沉地睡著了。

直到三姐來開我的房門，小安也在她身旁。咦？小安怎會突然跑來家裡？她怎知道我的行程改變了？而平常三姐也不會不敲門就進來我房間的啊！？萬一我全裸睡著怎辦？不過，也許是我太累了，她們敲了我沒聽見。

【小安，妳怎知道我的行程改變，且人在我家呢？】我走到小安面前問她。可小安好像對我置之不理，不管我再怎樣揮舞我和她之間的語言，她都不想回應。該不會是在生我的氣吧？因為我回來沒有馬上告訴她行程有所變動。

「三姐，是妳跟小安說我人在家的嗎？」

這會兒連三姐也不理我了，我突然覺得不大對勁。她倆總不可能聯手起來對付我，來個相應不理吧？我開始仔細觀察她們的後續動作。只見小安和三姐之間沒有任何溝通，有的只是眼神的交流。而且她們的神情都很詭異，三姐好像剛才哭過一樣，眼睛腫得跟金魚一樣。隨後，三姐向小安點了點頭，便離開房間。小安的手中握著一份報紙，不說一句話地坐在我的床沿。我看了看鐘，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我從中午打道回府後，已經熟睡了這麼長的時間？

【小安，妳在生我的氣嗎？】我蹲在小安的面前比劃著。

小安一樣不理會我，突然起身端詳著我房間所有的陳設，進一步地觸碰著它們，直到了我書桌前。那只放著我倆合照的相框面前，小安竟然放聲大哭了起來。她的哭聲還是一樣地怪，但這次聽起來更顯淒厲，眼淚流過她美麗的臉龐。看得我心疼的很，我便想走過去擁住她。這一個擁抱，我的心涼了一大截。因為，我撲了個空，穿透過天使身體的那一剎那，我彷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樣。我看見小安帶進來攤放在我床上的那份報紙，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一。頭版標題(中華航空又見空難)，內文寫著華航 MD11/B150 班機，於今早降落香港赤蠟角機場

時翻覆了。三人死亡；三十一人受傷，死傷的名單如下。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那名單上時，一切真相大白了。我突然好想再紮紮實實地抱緊我的天使一次，可是我想，我再也辦不到了。我陪小安坐回我的床上，感受那一絲絲還可能靠著的，她的餘溫。沒想到世事無常，我萬萬沒想到上天要我這麼快離開她；離開我的家人。除了嘆氣之外，我好像沒有辦法擠出任何一點悲傷。倒是小安還是哭個不停，抱著我們的合照。小安好像想到了什麼似地，移了一下身子按下我床頭音響的 Play 鍵。

我猜小安是想起了那最後一封我的電子郵件。

「我的天使，我會聽著屬於妳的音樂入睡，夢裡見…」

我的房間頓時因為這首歌的迴盪，顯出幽幽的悲傷。我終於哭了，小安她一直沒停過……只是一直哭，我的天使始終不說話。然後她從相框中抽出我們的照片，在照片的背後寫了（阿信，你才是我的天使）。小安親了一下相片正面的我，房間的西洋老歌還環繞在耳際……

## 【守護者】 成雅婷

### 【覺醒之時】

這是第十七年來，做的第 2052 次的夢。

打從有記憶以來，就存在了。

而且記得非常清楚。就算醒了，畫面仍在腦海中迴旋不去。

像是執著於在大腦中佔據一席之地，記憶感覺是重要，但卻不是他的。

那麼，該是屬於他的記憶呢，又在哪裡？

如果是完整的，那也就算了。

殘缺的影像有如跑馬燈似的播放著，但最近開始，它不再釋放更多的訊息。

就像卡住一樣，停滯不前。

仔細回想起來，從以前到現在，他好像沒有做過其他的夢。

曾思考過、曾尋求援助過，但最終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的，沒有答案。

直到，被稱為『守護者』的人，出現的那一天……

少年睜開眼，似乎仍處在迷濛的狀態下，窗外的陽光直接照射在五官上，使得眼睛無法完全睜開，手倚靠著額頭，轉過身，嘗試著再入睡。

但很顯然的是失敗的，煩躁得抓了抓頭髮，少年不甘願的起身，往浴室走去。

拉開布簾後，室內的光線更加明亮，也將房間看得更清楚了，簡單的衣物、黑白相對的格子書櫃、長型沙發、一把電吉他，賴以維生的電腦設備，該有的，

一應俱全。

剛升上高二不久的閻祈恩，是個常被誤認為女性的男性體，家裡是人們口中羨慕的術師家族，但他本人則認為是騙吃騙喝不用錢，隨便講個幾句話就有收入的職業。

在現今的時代裡，所謂的術法、神力、法力早已不存在，只不過是一些超自然現象，不相信就會受到報應之類的種種不堪，縱使閻祈恩被認定是家族的繼承人，但他對這種可笑的身份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他只相信眼前所看得見的事物，那，才是真實的。

他不明白爺爺為何始終要他謹記自己是家族繼承人的身份，只說明他背上的印記會影響家族的存亡，真可笑，只為了身上出現的莫名圖騰就想決定他的人生，別開玩笑了。

儘管打死不相信，但永遠不會是永遠，就在『守護者』出現的那一天，他的人生將徹底顛覆。

這天正好是學校的開學日，不被重視的節日原本打算就這麼睡掉，偏偏老師昨天千叮嚀萬交代今天無論如何非到不可，說是為了開學而準備的慶祝活動。

開學哪裡值得慶祝？閻祈恩沒力氣多想，被該死的夢境纏繞了一整夜，他已經沒有多餘的心思去思考老師這麼熱心聚集全班的原因了。

清涼的微風吹落在臉上的舒服感，稍稍安撫了那躁動的心，街道上零零落落的車子行駛著，路邊的攤販正準備開始一天的叫賣工作，公園裡一大早聚集了一群運動的人們，看似忙碌卻為真實，閻祈恩想要的，就是這樣平凡的過一生。

但是事實，總是會和自己的心願背道而馳。人不是因夢想而偉大嗎？還是偉

大之下另有但書，其實是期望愈大，失落愈大？

投入思緒中，閻祈恩並沒有看見坐在公園椅上的男子的視線是落在他身上的，只是一瞬間的事情，揚起一抹微笑之後就消失了。

『喂，祈恩，快過來。』遠方的聲響打斷了思緒，回神過來時看見前方的身影，意思性的招了招手後，慢慢的走了過去。哪來的精神力分一點給他好不好？

『嘿，早安，今天是充滿精神力的一天呢。』童心，閻祈恩從小到大的鄰居兼死黨，人如其名，對任何事情都抱持著好奇的心態，什麼都會問，也什麼都愛問，口頭禪是為什麼？小學時代創下因為問太多問題而氣走剛上任不久的菜鳥老師。這個壞習慣延燒到了國中，甚至是現在，為了防止哪天在電視上看到某某某因為問太多問題而被毆打致死，棄屍路旁，學校及家庭都很有默契的將這顆『燙手山芋』交給閻祈恩負責。

為此，閻祈恩也並沒有表示多大的意見，不討厭的，他可以全盤接受。

一路上的心思全集中在昨夜的夢，縱使它已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對於夢的記憶也清晰到快吐的地步了，但沒有答案的夢像是漩渦般的永無止盡，沒有出口。

直到校車上的學生的興奮尖叫聲打斷他的思考。拉回思緒，才發現已經到達學校。搖搖頭試圖甩開煩躁，邁步的走進校門，開啟新學期的一章。

班上的氣氛一向熱絡，熱絡的原因有很多，這邊的暑假作業沒抄，忙著求救，那邊在哀嚎暑假沒交到女朋友人生墜入無止盡的深淵，附近的人則是很熱烈的討論著哪個男人帥又多金以後立志要嫁給有錢人，而身處在單純又好笑的小小世界裡，看著大家閒聊著日常的生活鎖事，閻祈恩除了羨慕之外，這個班級也是能讓他放鬆的一個避風港。

『同學安靜，今天班上有轉學生進來，大家要和他好好相處。』老師故做神秘的說。一聽到轉學生，班上所有雄性生物體發出了閃亮亮的目光。

幹嘛，就這麼認定轉學生是和你們不同性別的生物體嗎，口水都快滴下來了還不自覺。

正所謂『事與願違』，轉學生的性別在打開門的瞬間，閃亮的眼光熄滅。

現實是殘酷的，人生是無情的啊，兄弟們。

噓唏聲此起彼落，抗議的是轉學生的性別。

我說你們啊，同性就拿來當兄弟嘛，請給轉學生一個好印象好嗎，閻祈恩心裡這麼構思著。

但是他錯估了雄性動物的心理，當費洛蒙像泉水般的湧現時，誰還管你是兄弟還是朋友。

意思就是擋他人情路者，死。

回過神來，目光直直的鎖定走到講台上的轉學生，心底浮起一股奇妙的感覺，像是在哪裡見過似的熟悉，但人總是該死的在某個時間點就會忘記某件重要的事情，好比現在。

『大家好，我叫墨泉，請多多指教。』簡單的介紹完自己，便向老師詢問座位在哪裡之後就默默的走到座位上了，眼神冷漠的讓人發寒，好像這世界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存在。座位剛好就坐在閻祈恩的隔壁，童心對於冷酷的人具有異常的好奇心，但是這個人卻讓童心有異常的反應出現，這讓閻祈恩感到相當的疑惑。

氣氛因為轉學生的話而陷入一陣尷尬，老師只好打哈哈的幫忙介紹轉學生的簡單背景後就直接跳到上課了。好比他是台日的混血兒，因為父親被調回台灣總公司就任，所以一家人就這麼跟隨著父親回到台灣，父母則是幫他選擇了這間離家近的學校來方便就讀。

感覺一個冷冽的目光加諸在自己身上，閻祈恩選擇忽視，這令他感到不適。

一天的課下來，童心不堪負荷的慘叫著。一旁收拾東西的閻祈恩失笑的搖頭，今天並沒有上到什麼課，只是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項之後就放著自習了，到底是在累幾點的，閻祈恩實在不明白。說到底，自己今天倒也蠻累的，從一進門之後的一道視線一直坐落在他身上，絲毫不曾轉移，害得他今天很用心得看了窗外的藍天白雲，脖子僵硬得要死。

沒有必要的事，他絕對不輕易發脾氣，但是就這樣一直跟著他到家裡，那可另當一回事了。他轉過身，按下即將爆發的怒氣，輕聲道：『為什麼一直跟著我？』臉長得平凡不足以構成他人犯罪的動機，這是一直以來對自己最真實的評價。

天曉得，並沒有人贊同這種說法，堪稱為美人一絕的臉孔如果能稱之為平凡，那天底下絕不會有人是美人了。

脫離主題嚴重，此時雙方僵持了好一陣子，墨泉終於開口：『我找閻先生。』

『哪位閻先生。』挑眉。閻家從老到幼的雄性生物體，每個都姓閻。

『閻壽先生。』原來是找天壽老頭。『干我什麼事，你怎麼確定我認識他？』

墨泉拿出祈恩與他家老頭的合照，『正統術師繼承人，明聖中學二年A班。』

現代居然還有人相信怪力亂神的存在，還把它當神一樣的供奉，深信不已。

他翻了白眼，想了想雖然不怎麼認識，但就這麼放著不管，好像也說不過去，看在好歹是剛成為同學的份上，還是勉為其難的勸說一下。

『世上沒有術法這種東西，不要隨便相信別人的話。』閻祈恩說完忠告的話之後就領著這名疑似信徒的同學進門了。

路上的談話更讓閻祈恩確信這名轉學生病得不輕。可能需要到醫院做進一步的腦波斷層掃描。然後剛剛的良心勸說，完全無效。就這麼深信這世界上有術法嗎你們這些人!!!!內心無限吶喊。

『閻壽先生是史上最具權威性的代表人物。』意思是我爺爺已經作古了是嗎？

『閻壽先生旗下有三千多名跟隨的學生。』你很好，沒有更多了是不是。

『閻壽先生的術法無人能敵。』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事實擺在你面前，你卻當作沒看見。

宛如崇拜天神一般的話語，已經讓閻祈恩聽到快吐血了。額上爆滿青筋，他再也受不了了。這就叫雙重性格嗎。

對他，明明就是一副臭臉；一講到天壽老頭，就好像他是從天上跌落凡間的天神一樣，一想到那個畫面，閻祈恩忍不住打了個哆嗦，真是夠了。

科技已經進步到有機器人管家了，居然還有人相信這世間上有術法，還一直戳他痛處，他最痛恨從他人口中說出『正統的術師繼承人』這種話了。

穿過長長的迴廊後，看見的是間專門招待客人的起居室，門上象徵著四季氣息的圖畫像是有生命般的飛舞著，令踏入者感受的是非比一般的舒暢，忘卻煩

惱，又名忘卻居。

另一邊映入眼簾的則是一片的雪櫻，像是主軸般的坐落於整座小庭院的正中央，圍繞著櫻花樹的花花草草，各個看似爭奇鬥艷，實則已遜色不少。

拜這棵不曉得從哪裡被偷挖來的櫻花樹所賜，他們家連賞櫻花都不用一大早人擠人，但正所謂『一家烤肉萬家香』，他這叫『一家賞櫻萬家揚』。隔壁鄰居會非常興奮的一大早前來拜訪，而後大家秉持著『呷好道相報』的敬業精神，事情一傳十，十傳百，這樣的結果當然是造成了非常多不必要的困擾。

像是睡覺睡得正好眠時，臉上一陣痛覺傳來，睜開眼其實發現是一堆小孩在他房裡玩貓抓老鼠，然後完全無視於他這個人的存在，而從他臉上踩過去，小孩散發的開心與滿足全寫在臉上，但是受害者一陣怒吼之後，小孩們哇啦啦的叫著『魔鬼出現了』之後就逃之夭夭了；甚至住在下一街的婆婆們，會好心的在一大早時叫他起床。

諸如此類的事情在櫻花季的期間不停的上演著。

進門後，只見一名身穿和服的老人正悠閒的泡著茶，笑容滿面的望著：『欸呀呀，是墨泉吧，快過來坐。啊，小恩你也過來。』

『我有其他事要做。』做其他的事情比留在這裡聽你講怪力亂神的事情來得好。

『沒什麼事比你爺爺更重要。』不對，比你重要的事情可多了。

開學不是沒事做啊，留在這裡到底要做什麼。

雖然如此，他還是走到墨泉的身邊坐了下來，『先說好，不要再跟我說有關怪力亂神，還是什麼術師繼承人的事情了，我會翻臉喔。』

『記得你跟我提過你那不完整的夢嗎？』爺爺突來的嚴肅，讓閻祈恩不由得也正經了起來。

『你不是說你也不知道？』挑眉。

『我查證了很久，雖然不一定是答案，但至少是線索。』

『是什麼？快告訴我。』閻祈恩激動的想起身問個清楚，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糾纏他這麼久的夢居然有破解的一天。

『是記憶重疊。』

記憶重疊？這是什麼？閻祈恩心中浮出不好的預感。不會又是術法之類的吧。這些人怎麼都說不聽啊。

『又是術法？』閻祈恩皺眉。你這老頭很喜歡踩人家的地雷是不是，以為踩了我的就不會讓你屍骨無存嗎可惡。請做好身為長輩的本份好嗎。不要無視於我!!!!!!

丟下一句重點後，嚴壽轉向墨泉，『墨泉，相信你來日本之前，你爺爺應該對你說過有關祈恩的事了吧。』

『是的。』墨泉簡單的答道。

『接下來的事會比較棘手，希望你能答應暫時住在我們家。』嚴壽語重心長的望向祈恩。

『這絕對不成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墨泉也望向祈恩。

幹什麼幹什麼，你們的眼神為什麼全都看向我這裡啊，實質上最大的問題是我嗎，棘手的事情也指的是我嗎，啊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要太過份了你

們可惡。

『這孩子只是不相信術法，等到時機來臨時，他會明白的。欸欸欸，小恩你去哪裡，我話還沒說完啊，你這臭小子給我回來!!!!!!』

等你話說完，我就歸天了爺爺。就叫你們不要太過份了還一直說個不停，要把我當隱形人又何必叫我留下來，給你們方便不是讓你們當隨便用的。

雖然不相信術法，但那句『記憶重疊』似乎觸動思緒，在腦海中閃過什麼，只是一瞬間的事情，要再回頭抓住些什麼，已來不及。閻祈恩甩甩頭，不理會爺爺的叫罵聲，頭也不回的往書房走去。

此時，草叢邊出現了一抹身影。『欸呀呀，差一點就被讀到了呢。沒想到被封印之後，力量還是那麼強大，真是一點都輕忽不得啊，閻帝。』長髮掩蓋了男子的雙眼，在扇子的遮掩之下，揚起一抹藏不住的笑容，倒映在夕陽下的，是被拉長了的影子，因為消除了不必要的氣息，才能不被人有所察覺。望著遠去的身影，心中像是期待什麼到來一樣的雀躍著。

何時才能等到你醒過來呢，已經等不及了啊。

奇怪，怎麼走到這裡來了，白茫茫的一片，讓他不由得眯起眼瞧著眼前，突然『大哥哥……』咦？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聲音愈來愈近，影子也愈來愈清晰，閻祈恩終於看清楚那是一名約9歲大的孩子，手上拿著一個髒兮兮的小兔子，正當他狐疑怎麼有個小孩時，小孩已經走到他的身旁說著『大哥哥，你陪我玩好不好？樂樂一個人好無聊，你陪樂樂玩嘛。』小孩像是發現了玩具般，眼神都發亮了，直拉著閻祈恩的衣角，用無辜的眼神看著。

『呃，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雖然問這樣的問題，顯得自己非常愚蠢，但是他真的不曉得這個地方是哪裡，閻祈恩暗自發誓這種丟臉事絕對不能讓別人知道，特別是那個大嘴巴童心。

『樂樂不知道，樂樂醒來就在這裡了，樂樂很害怕，但是媽媽說樂樂是勇敢的小孩，所以樂樂不可以哭，可是好久好久都沒有人來，樂樂好孤單。』小孩說著說著，眼眶就泛紅了，淚水滾啊滾的在眶邊打轉。

別哭啊，我對小孩最沒輒了，摸了摸口袋，啊還有一顆糖果。他連忙拿出糖果『你看，這是什麼？』看到糖果，樂樂的眼神發亮。

喂喂我說你這小孩啊，現實得太明顯了吧，逗留在眼眶中的淚水呢，你其實是在欺騙我的感情是吧。

樂樂抬起頭問著『可以給我嗎？』不給你，難道要讓人說我欺負小孩嗎。祈恩輕笑著將糖果遞給樂樂。觀看了四周，盡是白茫茫的一片，沒有陽光，沒有藍天，沒有明確的道路，像是被困在一個空間般，什麼都沒有。簡直詭異到了極點，什麼鬼地方啊。

突然空間一陣扭曲，四周景象開始轉換，眼前的光明瞬間化為黑暗，什麼都看不見。像是墜落無止盡的深淵般，映入眼簾的一片黑讓閻祈恩的心裡莫名的恐懼。

對了，剛剛的小孩呢？『樂樂，你在哪裡？』閻祈恩放聲大喊，但是四周安靜得令人害怕，一點聲音也沒有，彷彿無人之境。他忍住心中的恐懼，穩住自己顫抖的身體。

突然間，他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光點，像是一個人蹲在那裡，心中大喜，邊喊著樂樂就跑過去了。

但當那個光點一回頭，閻祈恩愣住，而後突然放聲大叫，拼命的往後跑。

什麼，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出現那種東西，誰快來救我。

『終…於…找…到…你…了……』光點發出令人感到寒顫的聲音，像是哭聲，但又是一陣笑聲傳來，像是與他保持距離般的跟隨著他。

『快…把…你…的…力…量…給…我……』

光點伸出觸手，正要碰觸到他的時候，閻祈恩突然感到一陣拉力後，跌倒在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而是墨泉，還有爺爺。

『小恩、小恩你沒事吧？』拍了拍閻祈恩的臉，確定他沒事。

『我怎麼了嗎？』剛才超恐怖的，那什麼東西啊。

『你踏入有心人設的陷阱裡了。』墨泉一語道破。他走到門邊，感覺到門上殘留著結界的氣息，看來有人開始動作了。

回頭看向閻祈恩，眼神充滿複雜，這個人就是他要守護的對象嗎？這個人就是他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使命嗎？

看起一副平凡的身軀，但他仍能感覺到閻祈恩身上的力量正一點一滴的崩解，過不了多久，不用等到有人解開封印，力量就會完全釋放了，一半的圖騰也會衝擊到他的記憶，到時候將會引來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煩。

『看來，得提前告訴他真相了。』墨泉做出決定。

『不行，時機還沒到，他不會相信的。』閻壽一口回絕，還不是時候啊。

『對方已經找上門來了，還能無聲無息的在屋內設下陷阱，實力無法估計，

您還能讓他躲在您的羽翼下多久呢？我之所以出現在這裡，不就是為了要執行我的使命嗎？」語氣中隱藏著憤怒，事情總有一天要說的，不是嗎？那麼還在等什麼呢？如果他要保護的人是這麼的懦弱，只會走在別人鋪陳好的道路上，那麼，他也不需要遵守保護他的約定了。

銳利的眼神、不容許反駁的意志，顯示了最必要的決心。

而被守護的人也必須要明白自己的使命，以及必須肩負的責任。

保護一個不在乎的人，他做不到。但人一旦付出了什麼，總是想期待些回報的。

如果付出了卻什麼也得不到，那麼你能有多少的胸襟能夠無怨無悔，不求回報的繼續做下去？倘若已然知曉是毫無意義的付出，那麼也沒有必要去做了吧，再怎麼做都是徒勞無功的話，又何必認真呢？

是啊。這是他逃不了，也躲不掉的宿命。從有意識開始，無論是祖父、父上，甚至是兄長，他永遠記得他們最常叮囑他的就是『保護祈恩，是你這輩子的使命。』臉上笑著，心在悲鳴，誰看得出藏在他心底最深處的痛苦呢？

有個人曾經這麼對他說：『永遠不要限制自己存在的價值，因為人有無限可能。』

如果有可能，那麼它何時才會到來？能讓他來得及擺脫這可笑的宿命嗎？

命運究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還是交由生育他的父母來做決定？

誰不想為了自己而活，但偏偏他的命運之中安插了一名叫作閻祈恩的人，是他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責任，因他而生，為他而死。

我並沒有限制自己的存在價值啊，而是在我來不及做出抗議之前，就早已被約束住，動彈不得了。

閻壽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決心，長長的一嘆之後，轉向他的孫子，雙手重重的搭在他的肩上『我說小恩啊，爺爺知道你不相信術法，更不相信自己不是術師的繼承人，但是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你莫名奇妙的被人用催眠的方式強迫進入夢裡，還差點被殺掉回不來，你必須相信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

『少來了，我只不過是做了個惡夢，不要妄想灌輸我奇怪的觀念。』閻祈恩不耐煩的撥開爺爺的手。

『小恩!』閻壽怒吼了一聲。

『不是叫得愈大聲就是老大，爺爺。』不就是被怪獸追著跑，大驚小怪什麼。

『哇啊啊啊啊啊————』正當祖孫倆大眼瞪小眼的，誰也不讓誰的時候，閻祈恩大叫了一聲。

一把磨得發亮的銀槍不偏不倚的靠在閻祈恩的頸邊，稍稍不注意手滑了一下的話，就是天堂地獄二選一了，還沒得選。

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廢話，你還沒死你怎麼知道你要去哪邊，行為表現太差，說不定哪邊都去不了。

墨泉不帶一絲情感的說著『給我坐下來。』要這樣死鴨子嘴硬，那就是強迫別人硬著來了。

無視於閻壽咿咿啊啊的說不要啊、快住手，墨泉朝著地板，從手中化出一面半身大小的鏡子，『你應該也察覺到了吧？一直反覆的做著同樣的夢，同樣的景，同樣的人物，如果你沒起疑，那就是你沒大腦又不懂思考了，如果我猜得沒錯，

『你』腦子裡的夢境應該愈來愈清晰，片段間也能連接起來了吧，告訴你，多做幾次，存在腦內的夢境就會完整，到時你將不會再是擁有自我意識的個體，而是淪為別人控制的籌碼……』

墨泉解釋著。卻沒注意到閻祈恩的眼神起了變化。

『快點移開。』像是沒聽見他的解釋，閻祈恩低著頭，發出低沉的聲音。不是他的。

墨泉瞬間察覺有異。『什麼？』

『我叫你把你的東西移開!!!!』閻祈恩抬起頭，眼神與墨泉相對，多了份兇狠。

語落，墨泉像是整個人被定住般，無法動彈。

閻祈恩大吼，四周的傢俱像是沒有重力般的浮起，蓄勢待發的等待指命攻擊，眼神轉為空洞

身上也發出陣陣的藍光，像是被人操控般的攻擊著。

即使察覺，但仍來不及反應，碰的一聲，銀槍從手中滑脫，硬生生的插入牆中，而人也因為被發出的氣所攻擊，被彈出了房門外。

怎麼回事？剛剛並沒有其他人的氣息，怎麼可能一下子就被入侵？

『鎮魂術！』閻壽怒吼，語落，手揚，在空中幻化出妖狐的型體，將火力投向閻祈恩的所在地。火力強大的妖狐以超高速衝擊著閻祈恩的身軀，使其發出痛苦的叫吼，直到他再也承受不住衝擊而昏了過去。

另一邊，該死的，他太大意了，走到閻祈恩的身邊，看著他的臉龐，而指尖

竟是微微的顫抖，他明明還沒有覺醒啊……

『這怎麼回事？』

『墨泉，從現在開始，不得離開契約者視線範圍內。』

滿腹的疑問，在一聲命令下，只能暫時按兵不動。

『是，遵命。』

得到答覆，閻壽便將閻祈恩送回起居室休息，墨泉則在一旁守著。

醒過來已經是隔天的事，全身痠痛的爬不起來，姿勢像是準備被解剖的青蛙般攤在床上動彈不得，他是怎麼了，在書房不小心睡著做了個惡夢，後來碰見那二個人，霹靂啪啦講了一堆煩死人的話之後，他就完全不記得了，啊！好像是誰打了他似的。

『醒了嗎？』墨泉不帶感情的語氣在閻祈恩自言自語完之後響起。

我說這位同學，講話請事先通知一聲，雖然現在是大白天不會有『阿飄』，但是人嚇人是會嚇死人的這個道理你明不明白啊。

『你怎麼會在這裡？』

『奉命在這裡照顧你這個小鬼。』墨泉揚起一抹嘲諷的笑。

『…………』我們同年吧，這位同學，還有你哪裡人啊連奉命都搬出來了是怎樣。

墨泉知道他要問什麼，索性就直接回答比較快了『是你爺爺叫我留在這裡的。』

『…………』閻祈恩不想再說話了，他覺得如果他再搭理這個瘋子，自己可能過不了多久也會淪陷其中。只能斜眼瞪著他。

我說同學，你根本一開始就沒在聽我說話吧，啊？

不是叫你離那個老頭子遠一點嗎？現在你是在跟我唱反調是吧，啊？

他叫你留你就留？那他叫你 00，你就不會 XX 了是吧，啊？

別問我 00 跟 XX 是什麼。請自行填入適當的文字，答對沒有分，答錯就扣分。

正當兩人僵持不下時，門刷的一聲打開了。

很好，又一個他不想看到的人，今年肯定犯太歲。

『小恩，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沒死，對了昨天你們誰出手打我，現在全身痠痛的要死。』按摩僵硬的頸子，雙手展開，運動全身筋骨，閻祈恩不經意的提起。

『呃？沒有吧，應該是你睡在書房太累了。』眼神往左偏了一下。

『你的眼神往左偏了，爺爺。』人說謊的時候，眼球就會往左偏。

閻壽嘆了口氣，他覺得這輩子的運氣都在今天被他給嘆光了。算命的明明就說他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怎麼他覺得他都快看到盡頭的那道光了啊，遠遠還傳來一句句的哈雷路亞。

自己的職業其實比算命的更高級還硬要給人家算自己的命，但是偏偏人生來就愛算命，不到黃河心不死…啊不對，好像用錯成語了。

噢！那個笨蛋孫子什麼時候才能發覺啊？直接叫墨泉霸王硬上弓算了？嗯

不對，這樣受委屈的是小恩……啊啊啊啊不是啊，都什麼時候了還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算了，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當事人能盡快了解性命垂危的嚴重性。

結論是，不要說話會比較好。

閻壽使了個眼色，『你來說。』

墨泉也使了個眼色回去，『為什麼是我？』

『剛剛不是還有種拿著銀槍指著他？』

『此時非彼時。』

僵持了很久之後，墨泉深深覺得守護者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盡保護職責也就算了，現在還得兼任保母及心理諮商師嗎？

他們家到底是怎麼接下這種工作的？

『你剛剛……被人操縱了。』

『你在開什麼玩笑。』

『你還是認為我們在開玩笑？閻祈恩，我以為你只是不懂得變通而已，沒想到你居然無知到這種地步？還以為自己可以活得很長久嗎？』真是妄想。

『哼，你又知道多少了？你以為十幾年來天天做這種夢我很開心嗎？你以為做這種夢是我願意的嗎？不要太過份了，你什麼都不知道。』手指因為憤怒的情緒而微微顫抖，緊握的掌下是泛白的膚色。他怎麼可以這麼輕描淡寫的說，誰能了解他天天入睡時所要面臨的痛苦？誰能了解他驚醒之後，棉被下的身體正微

微顫抖著，甚至冒出冷汗，如果可以，誰不想做個簡單的夢？

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懂，那會比不懂裝懂還要更具有殺傷力。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你傷人多深。

『那就好好聽人說話！你再怎麼不相信，終究還是躲不過身為術師的宿命，如同我無法擺脫必須守護你的命運一樣。』墨泉打斷他的話，認真的說著。

閻祈恩撇過頭，咬牙，不語。

沉默許久，閻壽開始述說一段沉重的往事。

那時候是個與世無爭，安逸無憂的世界，相傳世上有一種族，每個子民都擁有基本的術法力量，他們的力量為世界帶來便利，帶來希望，但不知何時開始，有人興起了搶奪力量的念頭，以為能從此為所欲為，但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本身的力量在被強制取走的同時，力量就會被下達強制性的詛咒，對掠奪者而言非常不利。

從此，這個種族開始了遷徙、逃亡的日子，最後隱姓埋名。他們被迫丟棄被賜予的姓名，但同時他們也憎恨著，為什麼讓他們受到這種非人道的待遇，他們一生為世人奉獻、付出，換來的卻是殘酷的殺戮，這種下場，是何等的淒涼，連天都在悲鳴。

在這群擁有術法的人民之中，會有一名是擁有妖狐般強大力量的人，他的力量可以為世界帶來光明，同時也可以帶來黑暗；可以照耀世界，也可以毀滅世界，如要造就正面性的人格，就得看所屬的環境以及造化了，而他們的術法來自於火，世人稱為『焰之術師。』

焰的屬性有等級之分。

屬性愈強烈，力量的純度就會愈高。

一般人多半是紫色的火焰，紫色特質是溫和，是日常生活上最常使用到的工具。

以武力為基礎的武者是靛青色，靛青色的特質是霧，用來對付敵人的最佳利器，使敵人身深雲霧之中，未戰先敗。

綠色火焰持有者是長老，綠色特質是正義，負責裁決棘手及一般爭執事件，並截定其結果，是犯罪的仲裁者。

黃色火焰持有者是文官，黃色特質是明亮，代表一切能夠光明正大的攤在陽光底下，負責記載發生的史事。

橙色火焰持有者是星象師，橙色特質是未來，觀天象之運轉，行未來之軌道，負責告誡人們每日所行及不可行之事，行預防之實。

最終紅色火焰持有者代表焰術師，至高無上的執權者，狂野霸道的烈焰，火勢的猛烈，證明紅色的特質是專制，將一切徹底執行，不容一絲的侵犯，負責維持世界的平衡。

十七年前，也就是閻祈恩出生的那一年，閻家遭受不明生物攻擊，猛烈的火焰很快的吞噬了整座房子，死的死，逃的逃，尖叫聲此起彼落，從火焰中竄出一群身穿白色大衣的蒙面人，手上的武器像是輕鬆舞動般的揮落，很輕易的結束一條性命，臉上的表情不曾改變，手段兇殘，一夜之間讓閻家身陷無止盡的煉獄之中。

遠處的閣樓裡，傳來陣陣女人痛苦的呻吟聲，許久不曾間斷，但她隱忍著疼痛，不停的安撫著肚子裡的小生命，女人呼吸愈見急促，一旁的老婦及僕人正忙

碌著燒著開水、準備用物，聽見遠遠傳來的打鬥聲，讓她心中備感不安，只想著：天啊，孩子，你千萬不能有事。

此時，一名男子快速奔波而來，緊握著另一半的手安撫著『別怕，我們都不會有事的。』突然間女人叫了好大一聲，老婦檢查後驚呼羊水破了，急忙的將男子請了出去，開始了接生的工作。

不安、緊張、焦慮、恐懼，集所有情緒於一身，男子不停的在閣樓外邊來回踱步，過了許久，傳來一陣嬰孩的哭聲，奇特的是，嬰孩的背部出現一個齒輪般的圖騰，像是烙印好的一般，但只有半邊，像是一副畫缺了一角般的不完整，男子抱著嬰孩衝到女人的身邊，兩人喜極而泣的哭成一團，但外頭的打鬥聲愈來愈接近，男子顧不得女子的身體，匆忙打理之後便帶著女子離開閣樓，逃往更安全的地方。

他們只是不停的跑，連停下來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不知覺的跑到了緊急時刻所備用的地窖，地窖前出現了一名老者『爸爸，這怎麼回事？』老人搖搖頭，不語，從女人手中抱過小嬰孩後，催促著兩人從地窖的通道中逃走。

『不！他是我們的孩子，你不能帶走他。』

『清醒一點！這孩子繼承了焰術師的力量，如果他跟著你們走，那些人會追尋這道氣息找到你們，到時候沒有人活得了！唯有讓他和你們分道揚鑣，隱藏氣息，封印力量，你們才能相繼存活，平安無事啊。』老人悲痛的說著，要怪只能怪老天捉弄人吧，『焰之術師』，其力量在這麼久之後，竟在這孩子身上出現。

他所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讓這個孩子活下來，讓他能夠過著一般人的平凡生活。

被抱在手中的嬰孩穩穩的睡著，似乎不為外界事情所干擾，背後的圖騰正隱

約發光，老人小心翼翼的轉換個姿勢後，舉起手，口中唸唸有詞，而後手中發出一道光，緩緩的覆蓋出那半邊圖騰後，氣息已掩蓋大半。

地面上恢復一片寧靜，寧靜得連一根針掉落在地上的聲響都聽得見。

追殺的人似乎找不到他們要的之後，便收隊離開，不，還不能這麼快鬆懈，附近很有可能還有埋伏的人馬，貿易出去只會加速死亡的時機。

人類總是在僅存的生命裡，留下點什麼。

但被眼前的利益矇蔽時，是不會看見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控制世界的力量，人人妄想得之，誰也沒想到這種力量居然是被一名剛出生不久的嬰孩所繼承。而想從繼承者身上獲取焰之術師的力量，就必須施行鎖夢術，進入到繼承者的潛意識中，進而結束前一名繼承者的性命後，力量才會轉移，這被稱為次繼承者。

因為是藉由殘殺他人而得到的非法力量，在力量轉移之時，本身會形成詛咒。

『所有碰觸次繼承者的人都會死』

與他人無法接觸的感受，宛如被囚禁在個人的監牢當中，孤立無援，他出不來，別人進不去，將嚐試到的是比死還要痛苦的折磨，且次繼承者將只剩下十年的壽命。

力量講求血統的純正，也遵循自然法則，也就是，力量只有在正統繼承者身上，才能發揮到最大值。不過，即使如此，仍舊有許多人為了享受短暫的掌權天下，仍不惜犧牲僅存的生命，這就是人類的可悲想法。

宿命的輪迴，終究還是在幾千年後的今天再次出現。

而封印的力量開始減弱，即使釋放出一點點氣息，也可以吸引掠奪者的注意。

『你的意思是，我就是那名嬰孩？』

『對，而且你的力量正一點一滴的在釋放，該是要你正視事實的時候了。』

一切聽起來像是童話故事般的不可思議，閻祈恩還是無法致信，腦中除了剛剛的神話故事之外，就是不可能的迴圈在盪漾著。

種種的跡象及講話的認真態度，讓閻祈恩不由得認真起來。

倘若他們說的都是真的，那麼接下來的處境會更加的危險。

『如果說我真的…呃，是什麼術師的話……』

『是焰術師，維持世界的平衡。』

『對，就是你說的那個，如果我是的話，為什麼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當然是封印起來了，如果不是這樣，你恐怕也活不到這個年紀了。只是想不到的是，在封印你力量的同時，前位繼承者的意識卻與你的意識共存，也就是你在夢裡所看到的，除了有上位繼承者的夢之外，也有你自己的，相對的，在兩種意識的衝擊之下，你的記憶是不完整的。』

這對後位的繼承者而言，是無法想像的精神壓力，也無從扛起這樣的責任。

『要解除封印，除了當初封印力量的人之外，尚缺一項輔助的物品。』沒有此物，解放後的力量將無從控制，進而毀滅一切事物，唯有此物能控制力量施放得宜。

『什麼？』

『鳳凰項鍊。』鳳凰代表的是重生，也被認為是希望與光明，它能鎮壓火焰失控的巨大力量，而焰術師的力量屬剛，鳳凰的力量屬柔，唯有剛柔並濟，雙管齊下，力量才能加以控制，不會危害到世界。很不幸的，那條項鍊在當時的混亂情形下，不翼而飛，無論花再多的人力及時間，終究是徒勞無功，像是從世界蒸發一樣。

『既然力量該封的都封了，項鍊也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多此一舉，逸平安的過生活不是很好嗎？』他只是個為了考試、生活而煩惱的高中生啊，不是吃飽沒事做，天天等著做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啊。

『對方恐怕已經開始懷疑起這座宅院了，在你還沒有接收完全的力量之前，就會輕易的被結束掉了，而你爺爺又能保護你多久？』墨泉雙手交叉，倚靠在柱子旁邊不屑的說著。

事情一件件接踵而來，閻祈恩幾乎無從招架。就算是真的好了，真不知道該說是天大的幸運還是不幸，這些困擾了他十七年來的事情，就是他遍尋心理名醫也無從得知病因的一切，答案竟然是他的腦海中存有另一個人的意識而導致記憶不完整，而這個人更是已不存在於這個世界。

經由墨泉的解說，十七年來的疑惑也就完全被解開了。

心情一下子複雜起來，也沒辦法馬上接受這樣的事實。畢竟他只是一名很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啊，是出生在凡事講求證據的年代，不是隨便什麼芝麻開門就能看見一堆金銀財寶的神話世界啊，或者唸個咒語就會蹦出個什麼東西來一樣。

搞什麼鬼嘛這二個人。閻祈恩沒好氣的看著爺爺跟墨泉。

被這麼一說，似乎不擔起這個責任也不行了，算了，反正他也有事情要弄清楚，姑且就順著他們這麼做吧。

『我知道了。那麼現在我該怎麼做？』

『會很難受，是男人就撐過去。』小子，你是太久沒人用心照顧你了嗎？

『…………』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他發誓等他的什麼鬼力量被解開，他第一個要轟掉的人就是他的守護者。是守護者就該盡好自己的本份吧，啊，真是。閻祈恩心裡咬牙切齒的想著。

『啊啊啊啊啊—————』

在尖叫的同時，一旁默不作聲的爺爺突然對他出手。

你在謀殺你的孫子嗎!!!!臭老頭子。

在碰觸到的同時，閻祈恩身上通過一陣陣的電流，在電流的刺激之下，被封印的經脈開始順著血流的方向流通，每解開一個點，心臟就疼痛一次。

其實我什麼都不用做嗎？可惡，爺爺你就排第二個讓我轟掉吧。

啊啊啊，好痛啊快住手—————

眼角突然瞄到墨泉的嘴角揚起。啊，認死的，墨泉你居然偷笑！

淒厲的叫聲過後，下場就是虛弱的倒在地上，連使力的力量都沒有，活像是一隻任人宰割的青蛙。想當初可能是這樣被封印力量的，閻祈恩不禁為嬰孩時期的自己捏一把冷汗，人生痛一次就夠了。

『這樣就可以了，力量算是解開了，不過我還是加了幾重防護網，避免你們途中遇到不必要的麻煩，你多少也要學會控制火焰的力量，要不然一不小心，你可能連墨泉也會一起解決掉。』

啊啊，原來是這樣，正合我意…啊不是，我是說，我會控制的。

實戰經驗，直接拿對方的人馬當練習對象就是了，省時又方便，頂新鮮的好鄰居？

在爺爺殷切期盼，老淚縱橫的揮揮衣袖之下，二個人各自帶著不同的心情踏上旅程。

『事情進展得如何？』

『根據追蹤器傳回的影像看來，封印已經解開了。』

『喔？這麼說，他們很快就會找來這個地方了是吧。』

『那倒未必，他們似乎苦惱著要往哪個方向尋找。』

『那就放出消息，想辦法把他們引誘到這裡來，特別是，那名少年。』

男子下達命令後，轉身站起，望著電腦螢幕前那陌生又熟悉的容顏，失笑著。

好不容易找到你了，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甦醒後的你，實力究竟到達什麼樣的地步呢？真是令人興奮啊。

我說過，我們總有一天會見面的，要好好期待喔，閻帝。

如果說人的一生中都會做錯一件事的話，那他做錯的就是答應解開什麼鬼封印，然後和磁場嚴重排斥的人一起去找什麼項鍊，現在好了，在他眼前的這群人算不算是另一個錯誤？

他有沒有這麼的超人氣，才剛出門就遇到有人排隊等簽名？

噢！他想回家。

踏上旅途沒多久，就碰上了一群的蒙面客，個個帶刀拿槍的，面容兇煞……倒是看不出來啦，蒙著臉是要從哪裡看出兇神惡煞啦你告訴我，天氣又好熱，看你們穿得密不透風又醜不拉噁的，下次遇到你們的上司，我要強烈建議服裝要全面改版，醜死了。

俗話常說：來者不善。

墨泉從手中幻化出銀槍後，『快發動防護罩！待在原地不要製造麻煩！』隨即主動攻擊。

『…………』由於還不懂攻擊，閻祈恩並沒有貿易出手，但是被人命令又被說成是會製造麻煩的人物，心裡還是燒起了一把火。

慶幸的是，對方派來的只是中看不中用的小兵，拿出來嚇阻用的，墨泉幾乎沒用到什麼力氣，他也不會輕易露出自己的實力，在戰鬥中他觀察到，這些人的能力就像是臨時被灌入的，像是在測試他們的實力般，連基本的術法都不會使用。

而墨泉只用了一點時間就讓對方全數倒地了，對方臨死前還不忘給予道德勸說『你們鬥不過狩血大人的！』說完之後就自我了斷了。

『…………』有必要這樣嗎先生。我們根本連你們是誰都一頭霧水，結果你老大很開心的被人打倒在地之後就自我了斷，人生過成這樣，你也早該懺悔去了，更別提你口中的什麼狩血大人了，這名字聽起來，人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啦。下次不要投胎當殺手喔，工作辛苦不說，上頭的人老大不高興你就再見辦辦門口右轉謝謝不送了。

閻祈恩對著地上的屍體，雙手合十，口中唸唸有詞，讓墨泉低啐了一聲『白痴。』

他不以為意，要吵架他奉陪，有的是時間。

只是對著這些輕易結束生命的人，心裡浮現了有點悲傷的情緒，生命對一個人來說，到底算什麼？對他們來說，生命就好像物品一樣，可以買賣、交易，就

算因此失去，也不會有所惋惜，像是傀儡般的聽命行事，沒有自我的意識，當然也不容許有。

看著倒落在地上的那些殺手，覺得他們可憐，也可悲，甚至可恨。

聽從別人的命令，藉著自己的手去殺掉不認識的人，只是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到底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才能這樣毫不猶豫的下手。

如果是他，大概做不到吧，頂多只能保護自己而已。

縱使是敵人，但他還是沒辦法做到這麼冷靜，何必傷害別人呢？

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加諸了貪婪的成份，得不到的就變成非得到不可。

但閻祈恩沒有想到的是，有些人的存在就是被認定是種阻礙，即使安定的過著自己的生活，不妨礙到別人，但如果不鏟除就無法前進，這就是世界的殘酷，理想在這裡是毫無意義的。

世界並不是只存在著悲觀，也有人樂天知命，從內心發出喜樂，就算再苦，只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這樣就夠了，無論是悲觀還是樂觀，日子一樣要過，時間仍是一分一秒的消逝，世界也不會因為你而停止運轉。該怎麼讓自己活得更開心，都將會是由自己來決定。付出多少，就會得到多少，這就是世界的真理。

從蒙面客身上多少獲取了有用的消息，至於可信度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也沒有線索，姑且一試也無妨。他們身上佩帶著是刻劃著蟒蛇的圖像，內部小盒中，放的好像是他們的根據地。拿出爺爺畫的地形圖比對，對方留下來的地圖擺明了是比較有用的，爺爺你畫的圖只會讓我們更加迷路而已。

『怎麼樣，要去嗎？是陷阱喔。』把玩著手上的蛇圖騰，微笑的看著閻祈恩。讓我看看，你有沒有值得我抱持著犧牲生命的意念去保護吧。

『這麼難得居然還會詢問我的意見？當然是不去，又不認識，我們的目的是找項鍊，哪來的時間可以浪費。』

『說不定那裡有我們要找的東西。』

『說到底了是你想去。』

『……』

『這麼想去的話那就走吧。』

『善變。』

不是他想去，而是契約者下達的命令，身為守護者的他必然要遵守。只是這件事情他並沒有對閻祈恩坦白，平白冒出的契約者，他仍是存在著不信任。

閻祈恩對於做好的決定被下達這種評論，他也不曉得該說什麼了。

由平地轉往山的方向是崎嶇的道路，愈往深處，路就愈難走，地上遍佈大小不一的石頭，一不小心還會拐到，愈來愈可見對方是個極為孤僻，不與人親近的人，住在這麼深處，就算人家要來拜訪也會感到無力而打退堂鼓吧。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來，他敢說他們絕對走了好幾個山頭，才遠遠看見微微的火光，頓時有種想罵自己幹嘛堅持要來赴這種來歷不明的約。

他錯了，對方可能不是有孤僻的性格，其實他只是想佔地為王，自己當老闆，向路過的人索取點生活費花花，但就這座山的地形來說，應該會餓死吧。

閻祈恩氣喘噓噓的靠在一根樹邊，精神飽滿的墨泉又忍不住開口：『這麼快就累了？是男人就撐過去。』

是男人就撐過去、是男人就撐過去、是男人就撐過去，他到底要聽到這句話幾次啊？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難道你不明白嗎？適時的休息才有助於身體健康你知道嗎？老師上課你到底有沒有在聽啊!!!!，這也算一般基本常識吧。

『懶得理你，本大爺要在這裡休息。想離開，自便。我也不是非找那個項鍊不可，力量誰想要，就拿去吧，我一點也不在乎。』說完，便靠著樹幹閉眼休息。

『你！』

『說了，不要妄想命令我，我跟你並沒有很熟，也不是非要你保護不可，更不需要有人跟前跟後的，如果你只是為了完成爺爺交代的任務，那你現在就可以離開，我隨時都可以把你們所謂的契約解除掉，你就自由了，這才是你想要的吧？』

祈恩冷靜的看著墨泉，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說出事實而已。

『不要太任性了。我沒時間陪你玩遊戲。快走。』

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超出限度的忍耐，他沒把握自己可以壓抑得住。墨泉沉著臉，緊握著拳頭，兩眼直盯著閉目休息的閻祈恩。

『要走你自己走。』

就是這種不負責任、耍任性的態度，讓墨泉一直以來壓抑的不滿，在閻祈恩毫不在乎的個性之下，失控。他生氣的轉頭就走，什麼守護者、什麼使命，既然契約者都不在乎了，那麼他還顧慮什麼？

墨泉離開後，周遭的樹木像是有生命般的開始移動，移動的步伐是緩慢而不被察覺的，祈恩一開始以為是看錯，要不是察覺到附近的樹和他的距離愈來愈近，他也不會發動警戒，一切像是靜悄悄的，什麼事也沒有，但是從上空觀看，分散的樹居然自動圍成了一圈，包住了祈恩，順勢纏繞著他的身體。

『歡迎閻帝親自駕臨狩血山，我是管理人狩血。』

男子從樹後跨步而出，面帶微笑的鼓掌式歡迎，但身上散發的氣息，令人備感壓力，空氣宛如取之不急似的，讓人喘不過氣來，閻祈恩呼吸的起伏太大，是致命傷，要是敵人出手攻擊空隙，必死無疑。

『閻帝？』

他皺著眉，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個名字？對了，是夢裡，那時候好多人跪在他

面前，像是崇拜神明一樣的向他行天禮，口裡直喊著『閻帝萬歲！』，但是還搞不清楚實況就醒了，他也不以為意，沒想到居然會再聽到這個名字。

『是啊，難不成您失憶了嗎？這可不得了，不過不要緊，該記得的部分記得就好了，至於其他……一點都不重要。』推了推眼鏡，狩血語帶玄關的笑著。

追蹤你的日子不是什麼都沒有收獲啊，現在，好不容易等那名守護者離開了，才有機會接近你的，等我拿到了那個力量，誰都不會是我的對手了。

『我不是什麼閻帝。你找錯人了，快閃開！』這男人，危險。該死的，他愈是掙扎，樹枝纏繞得更緊，咬著牙，狠瞪著眼前的男人。

『那麼，去我家坐坐吧。』手一揮，地下冒出一群土撥鼠，扛著閻祈恩巨大的身軀往山的深處前進，狩血施個咒之後，也消失了。

土、土撥鼠？真是奇妙的工具。

撥開大片大片的樹葉之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巨大的豪宅，讓人無法致信這裡居然是深山，結果他不是山寨寨主，而是房地產專員嗎？哪個沒腦筋的把房子蓋在這裡是要養蚊子還是開動物生態館啊。

下一秒，那個沒腦袋的就出現在他的身後，跟著進門。

土撥鼠們將他抬進大廳之後，就幻化消失了。原來牠們不會在房子裡挖地洞啊。

咚的一聲，整個人跌落在硬木板上。痛死了，誰再跟我說土撥鼠很可愛很溫柔的試看看。

啊！有件事忘了說，這裡的土撥鼠品種是一般看到的那種的十倍大，是巨型的。

一抬頭，就看到櫃子上展示著一條……項鍊？！

如果他沒看錯，上頭刻的就是鳳凰；如果他沒記錯，那好像就是他們要找的東西。

該死，還真的被那傢伙猜中了。

不過先生，你就這樣把這種寶物放在大廳大刺刺的展示，這樣對嗎!!!!

你到底懂不懂它的價值在哪裡啊，這樣亂放真的好嗎!!!!!!

猛然間，房子開始震盪，大廳四周昇起了四根鐵柱，閻祈恩像是磁鐵一般的被吸附到某一根鐵柱上面。這次是被用鎖鍊圈住了。腦中興起的想法是，他真的覺得這房子蓋錯地方了，一下子來了個大地震，有地震就會有土石流，有土石流就代表水土保持做得不好，這房子到底蓋來做什麼用的。

『你這個沒腦袋的……』不想再和他抬槓下去，索性直接了當的問『你到底想要什麼？』

『當然是你體內焰術師的力量。你要說你不是閻帝那也沒關係，反正你身上的這股力量就是我的目標，有了它，就不會有人是我的對手。』狩血提到力量時，眼神發亮，彷彿找到了件價值連城的寶物般。注意你的口水，先生。

『可惜，它只認同我這個主人。』閻祈恩發笑，心裡開始規劃逃跑路線，盡可能的冷靜下來分析目前的情勢，要離開並非不可能，但依照這男人的性格，只怕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他這麼做，唯一的辦法就是拖延。他也不想用精神傳遞訊息求救那個笨蛋，既然是繼承人了，在這裡失控應也不用付什麼賠償費用吧。

『為了它，我可是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了。看到這四根鐵柱了吧，內部都隱藏著百萬伏特以上的電流，可以用來控制火焰的力量，只要把力量從你體內打出，送到這四根鐵柱中間，電流就會啟動，到時候我自然有辦法接收火焰的力量。』

等我轟了你，就沒有到時候了，這位先生。

看他的樣子明明就是會術法，而且是強到沒得救的那種，居然還會使用現代化器具。

閻祈恩打從心底開心還是有人有理智的，還懂得使用現代化工具，不對，他竟然在開心這種事，真是瘋了。

閻祈恩閉眼，靜下心來，輕聲唸著一連串的咒語，準備發動攻擊。

狩血當然不可能閒著，從手中化出一把十字弓，對準著默唸咒語的閻祈恩，正要按下把手時，一道人影破門而入，銀槍發出高速子彈，打掉了狩血手上的十字弓，身形完美的落在閻祈恩的身旁。

『快住手！你會把這座山夷為平地的。』語畢。墨泉先發制人，近身攻擊狩血，同時狩血的支援軍隊趕到，墨泉頓時陷入苦戰，他被迫將注意力轉移在這些小角色上面。

狩血躲開了攻擊後，從指尖射出一道藍光，正中閻祈恩的第三肋間。

『啊啊啊啊啊—————』

苦陷於肉搏戰的墨泉聽到慘叫聲連忙回頭，閻祈恩吐了一口血，眼神迷矇的望向他這邊，『離他遠一點!!!!!!』墨泉殺紅了眼，四周的攻擊者見到他的眼神後，居然無法動彈，而爾，連自己如何死去的都不曉得。

墨泉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大喊『不管怎樣都好，把你的力量釋放出來吧，閻帝！』一旁要發動第二次攻擊的狩血突感一陣迫命的壓力襲來，對上閻祈恩的眼神，他看見閻帝的影子，怎麼可能？他怎麼會擁有和他一模一樣攝人的眼神。

那一瞬間，狩血有種想要逃跑的衝動，但已經來不及，閻祈恩的眼神彷彿變了一個人，誰也沒發現他手上的火焰純度愈來愈高，愈來愈小。

火焰純度愈高，火焰就會愈小，當火焰壓縮到最小的時候，力量是強大到可以夷平整個世界的。墨泉悄悄的從櫃子上取下鳳凰項鍊，一個拋物線後，準確的落在閻祈恩的胸前。

由於鳳凰項鍊的壓制作用，力量開始明顯的受到限制。但仍是不容小覷。

至少他夷掉的不是整個世界，而只是這座山。

『大空之焰!!!!!!』從手掌發出，強烈的火焰直衝狩血後，擴散開來，一直蔓延整座山。

墨泉用防護罩罩住自己免受其害，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力量，他恍然明白當初父親告訴他閻帝被打落閻黑空間封印的事情，這種力量，倘若沒有鳳凰項鍊的壓制，恐怕這世界將是墮落於無止盡的黑暗深淵中，而不是現在這種和平的模樣，真是太可怕了。

戰鬥平息之後，閻祈恩失去意識，墨泉帶著他離開了那個是非之地，回到了閻家。

據說火勢蔓延了整座山久久不散，火焰像是有生命般的生生不熄，在消防隊奮鬥了一星期之後宣告放棄，火焰在追蹤之後發現，只圍繞在這座山的範圍之內，也就沒有人管它了。

從狩血山回來之後，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似乎沒有之前那麼冰凍化，在一次次的戰役中，他們漸漸了解對方對自己的重要性，也發現對方是無法忽略的存在，更擁有保護對方的堅定意識，也做好隨時為對方犧牲的準備，進而相知相惜，但鬥嘴的情況仍是沒改變，爾後墨泉依舊盡其守護者的本份守護焰之術師；閻祈恩接受了焰之術師的身份，閻帝的記憶也不可思議的融入的意識之中，意外的使他的記憶回歸完整。

之後他們變得更珍惜身邊的事物，而且將會發現自己擁有的其實比別人更多，擁有的是可能是別人再怎麼樣也不會有的幸福，但誰說得準呢，未來是靠自己創造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而幸福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所以千萬別認定自己的存在毫無價值，因為在未來的某一天你會知道，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一定會遇到一個需要你的人，而你將會是他的守護者。

## 【世上最富有財產是擁有十甲】 柯虹如

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是在地球哪個國度？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擁有多少金錢數字？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會覺得最具價值的財產是什麼？如果姑且不看世界，想想生長的土地，台灣首富是誰？台灣首富有多少財產？台灣首富容易當嗎？以上的答案，我都答不出來。原因是世界每年每月每天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變化，況且我不是當事者，不可能知道當事者的秘密…不是嗎?!

明天就要隨著老爸去工地，忐忑不安的心讓我輾轉難眠，既興奮又有些害怕，腦中思考著以上與我無關的問題，其實沒有必要繼續繞著無解的問號，還是早點睡吧！儲備好體力最重要，這樣工作才有效率。

隔日清晨早起，暑假的一日艷陽好天氣，陪著父親到工地幫忙，颱風瘋狂過境，放置戶外的厚重浪板被混濁雨水濺濕，與小老弟一起徒手將浪板搬進工廠內，一人拿掃把，另一人緊握水柱，兩人合力的為浪板褪去污泥。嘻鬧過程中體會工作的快樂，團結的力量正蘊釀著，拉近手足間的距離與情誼，再一起把乾淨的浪板搬到戶外給師傅上工，愛在陽光下悄悄綻放…。

走到戶外，綻放光芒的太陽光斜照，強度刺得讓人睜不開眼睛，透過眼角的視線仰頭望去，站在幾層樓高上的那個背影，深怕一個不小心，發生任何人不願意看見的意外，抱持膽顫心驚的心態，繼續看著一群偉大的男人揮汗認真工作的模樣。

他們只是社會上小小角落裡的人，過去可能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好好投資自己，或許是辜負家長對他們的用心栽培，或許是困頓環境的不允許，讓他們失去坐在辦公桌前工作的機會，他們的心裡面終究有著一份遺憾，如果能生長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如果能有重視教育的雙親，如果昔日自己肯多付出一點努力在書本

上，今日的一切也許就不一樣，可能擁有令人羨慕的身分、地位、財富，現在可能是上市公司的老闆，現在可能是冷氣房辦公的職員，現在可能是保衛人民的警察，現在可能從事著自己想要的職業，具有一個薪水優渥且成就感豐富的工作，或許就是下一個台灣首富也不一定，感慨著自己的人生，回頭檢視自己存款有多少？回頭檢視自己價值有多重？回頭檢視自己份量有多高？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標準答案。

摩托車的聲響傳遍寬大的工廠，是送便當的員工把熱騰騰的飯菜送達，打斷了我的思緒和凝望背影的幸福，中午吃飯的時刻到了，看著那個默默為家庭付出將近三十年的父親，頓時我才發現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叢的白髮洩漏他的年紀，原來他老了、皺紋多了、也多了啤酒肚，好像從來沒有仔細的看看他，猶記「父親的背影」是國中時深刻的文章，曾幾何時寧靜的注視眼前這個背影，發現生命中另一美麗的境界。

飯後的休息片刻，大家各自在工廠裡撿紙箱，找尋適合自己的小地方歇息，我與小老弟撿到幾個還算乾淨的紙板，鋪平以後請父親躺下睡個午覺，短短幾分鐘父親就與周公相遇，打呼聲傳遍工廠與我們兩個耳裡，我和小老弟對看以後沒有交集，他應該覺得這是擾人的巨響吧！我卻認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舞曲，舞動了我的思緒，雙眼環看周圍，難以想像我會在這裡，突然想起昨晚的那些問題，焦點人物轉移至現實中的家人身上，深思著眼前熟睡中的父親會認為最具有價值的財產是什麼？

望著父親的臉龐，感慨時光匆匆、歲月不饒人，回想著過去的點點滴滴，回顧父親的一生，他付出多少的努力掙來的財產有多少？而原有的財產是什麼？從頭到腳仔細的觀察父親的容貌與走樣的身材，靜靜地看著他同時思考著謎題，我終於得到解答…。

謎底是黝黑的十根手指，源自生活中最重要的左右手。一個人需要有一雙靈活的雙手來成就一生，此時此刻答案無庸置疑。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出生在平凡的台灣鄉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在眼前，世界上最富有那個人是名為父親的男子，世上最富有財產是擁有十甲（一雙左右手共十根指頭、指甲），找尋已久的答案，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父親慣用手是「右手」，運用它完成許多任務，不可否認的是「左手」同樣協助衝破許多難關，我始終認為他的右手比左手重要。十根手指分別代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個人，每一雙手伸出來手指長度都不一樣，象徵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依序手指呈現的高低排列順序也不同。

「右手」五根手指，是自己用生命愛護的人。依序是：中指最高，代表辛苦懷胎生育的母親；食指第二，代表照顧孩子成長的父親；無名指第三，代表從小一起長大的兄弟們，小指第四，代表一路走來相挺的朋友；大拇指最矮，代表攜手共度陪伴此生最長時間的妻子。

「左手」五根手指，是他的五個孩子。依序是：中指最高，代表最呵護的小兒子；食指第二，最疼愛的小女兒；無名指第三：最信賴的二女兒；小指第四：最栽培的大女兒；大拇指最矮：最寄望的我。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著一個偉大的女人，默默支持著的是共度一生的妻子，兩個人牽手到老是彼此最大的盼望，雖然她的份量不高，地位卻十分重要，她是最有資格佔住這個位置而且屹立不搖的人。

她是最值得讓你豎起大拇指稱讚的人，她的付出，你最明白。容忍巨響的鼾聲，容忍大男人的脾氣，容忍像個小孩的稚氣，容忍失去最愛的電影院，容忍枯燥沒有浪漫的生活，容忍為家庭忙碌失去朋友群，容忍娘家為自己不惜迎合婆家，容忍心機重的妯娌們欺負和嘲諷，容忍傳統家庭不能沒有男孫的壓力，容忍

比拿把利刀刺傷更痛的毒言惡語。她給你一隻強而有力的左手，用一輩子用心灌溉使它變得茁壯，協助你成就一生，你的榮耀，她最明瞭。她甘願當那最矮的大拇指就好，因為你是她最寬闊的天空，何不讓對方知道，其實她是你最溫暖的大地，一起展開視野，創造更多的奇蹟。想想她無怨無悔為你犧牲了多少，用你這輩子剩餘的時間，好好還她一個美好的未來吧！

儘管兩人的觀念因為生長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城市與鄉下長大的孩子觀念多少有些落差，雖然您們之間從來絕口不提「我愛你」，我們都知道您們用行動表示了一切。回憶您們的故事，從負債累累到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車子和財富，養育五個孩子真的不容易，一起走過二十七個年頭的苦日子，謝謝您們讓孩子們有這麼優渥的生活享受。

而我是一個從小到大讓您荷包大失血的孩子，我的份量確實很少，從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一名僅 1300 克重的早產兒，需要用大筆的鈔票堆積重量。有她的搏命 我有機會來到這裡享受溫馨的懷抱，有您的呵護，我一樣健康漸漸地長大，經歷幾次進出開刀房，其實我並不害怕，因為唯有那個時候，我是最幸福的小孩，自居在左手大拇指的位置，雖然位居最矮，但我卻歡喜甘願接受一輩子。

您們可知道我努力的讀書、努力的聽話、努力的做到誠實、努力的學會節儉，做的一切努力，只是想讓您們以我為傲，感到欣慰。我想我努力的還不夠吧！讓您們最驕傲的女兒不是我，讓您們最稱讚的女兒不是我，讓您們最疼愛的女兒不是我，讓您們最信賴的女兒不是我，讓您們最親近的女兒不是我，讓您們最關愛的女兒不是我，過去我所苦苦追求的這些目標，如今一切都不重要了，現在只希望做到—最孝順的那一個就好。期待有昭一日，您為我驕傲的豎起大拇指說一聲「孩子妳好棒，繼續加油。」，當您的孩子此生就都值得了，也無憾追求目標過程中的辛苦，奢望簡單的一句「孩子妳好棒，繼續加油。」，是繼續往前走的動力，期待某年某月某一天能聽到最感動的鼓勵。

別人可能有很多的金錢數字，您沒有；別人可能有好幾棟房子，您沒有。每個人擁有的財富都不一樣，每個人的認知與看法皆不相同，在孩子的心中，您永遠是全天下最富有的父親，您具有超值的財產是十根手指，一雙與眾不同的左右手是您永遠的資產。

凝望您站在高崗上的背影，那一刻真美。想像著倘若有一天當日漸年邁的雙親，經過無數歲月的淬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兩人手牽著手漫步在家門前的花園，等候著回家的孩子，彼此十指緊扣的幸福畫面，勾勒出永恆的真愛情感，猶如一幅美麗的世界名畫，無價。

## 【和自己作戰】 黃秋芬

唉~談到自己的壞習慣和死脾氣，連自己都不禁要搖頭歎息。怎麼會有這麼多麻煩的事在困擾著自己呢?別人是越了解自我越好，我卻覺得自己是個燙手山芋，能離多遠就離多遠，真是夠了的死個性！

有些事明明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行為，也很想改掉、但偏偏是事與願違。像明明知道工作中對長官上級的粹粹唸要忍一忍，回嘴是被罵的更臭頭，即使事實上錯誤並不在自己，可偏偏就學不乖要吐槽上面，導致事情更難做、要修改的地方更多、被唸得更久。像明明是知道家人關心自己才會三叮四囑的，偏偏在口氣上硬是下不來軟和一下，結果就被列進了頂嘴的不肖子女行列。像遇到挫敗時明明心裡早就知道，而且也早有準備要接受，卻控制不了心情、鬱卒到差點去跳樓。有時候自己也受不了自己，因為這些事會發生都是一再重複，有些更是預料中閉著眼睛用不著費腦筋也知道必然會發生的狀況。偏偏還是眼睜睜讓它發生，而且始作俑者還是自己……這個時候就不只一個『嘔』字形容啦！

日子一天天的過，很怕自己只有長皺紋而不長智慧。夜深人靜也好、空閒時也好，總是時時不斷的提點自己的缺點要改過，但是就像減肥的人總是越減越肥一樣，修身養性變成了一條拉鋸線，除了無奈之外，還真只能苦笑罷！見賢思齊，見不賢則內自省；聽朋友說看些心靈成長的書有助於幫助脾氣的修持，生氣前數十秒有助於風度修養的控制，旅遊和看場電影有助於心情鬱悶的轉換；這些招數我全試過了，成效不大。後來朋友們一致搖頭兼嘆息說我沒救了，奉送我幾句：喝汽水可以增加氣質，念阿彌陀佛幫助消悶氣，找個自己的照片放大海扁一頓可以消業障！〈以上純屬偏方〉但奇蹟的事出現了，這些偏方竟然出奇效果的好用，而且成效卓著。這時朋友們反倒笑我，而且笑的東倒西歪，因為他們只是胡謔、隨便說說，沒想到我竟然真的有用！當下我的反應是一腳踹飛他們，真是氣死我了！

歲暮輪轉年復年，年少懵懂的我歷經一番歲月的洗禮後，跌跌撞撞了不少路程，原來這些經驗就是成長的動力、進步的來源。慶幸我從不為生活中的任何挫敗稍稍退下對自我的期許和理想，因為我的心中裝滿夢想的希望，即便這段路程我跌跌撞撞、甚至摔的是滿頭包渾身傷，但是我告訴自己不可以認輸，現在在這裡認輸就白白糟蹋了以前所吃的苦、所受的磨難。無數無數的日子裡我曾為了保住工作，眼淚和辛酸往肚裡吞；長久長久的負面情緒壓力中，我用時間冷靜自己。我曾好幾次就什麼事也不做，只是獨自一個人沒有任何熟人的地方發著呆〈當然地方要安全〉，直到情緒閘又回復到我可以控制，有時常常待上幾個小時是常有的事。這時候的我，朋友對我幫助不大，我這時候的心情通常是煩躁到看到『人』就想發脾氣，一遇到『熟人』講話一開口就像在跟人吵架的口氣，我那時無數次認為“我完了”這個念頭曾經盤繞著我不算短的時間，但我靠著毅力和對自我的期許突破了這個困境，幫自己渡過了這段難關！在一次無意間看到新聞報導才讓我嚇一跳，原來這是一種『病』，一種接近躁鬱症的病，一種會讓人有自殺傾向及念頭的病！幸好我天性樂觀和忘事的本領強，自我調適的還不錯，無意中竟然帶領自己脫離那股絕望的深淵，而無須靠任何藥物的控制和治療，原來我自己曾經那麼棒！

其實最清楚自己的是自己，而最會包庇自己的人也是自己！現在冷漠的社會，很多人學會放大別人的缺點來彰顯自己的優點，習慣看別人的失敗來慶幸自己那不夠成熟的心靈和心智免於受傷，更多人知道這樣不對，卻依然放任自己去做這樣的事，原因只是因為有別人墊腳，即使是摔跤了也不會是最難看的那個。這是一種很要不得的心態，卻幾乎要命的存在著每一個人的心中！有時候我在想，好人與壞人的差別到底在哪裡？界線是如何判斷？評斷的標準又在哪裡？甲生百般諂媚、甜言蜜語乙生，乙生處處逢人便誇讚甲生是如何如何對他好，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因此害乙生導向一個非常嚴重的過失；再有丙生不假顏色、苦口婆心勸乙生，乙生只記得丙生對自己的批評，逢人便說丙生是如何如何的鄙視自

己，當禍事來臨才明白丙生的苦心，悔不當初。許多許多的事情在當下我們都是忠言逆耳，都是只想聽好話，而禮多必詐知道歸知道，還是愛聽的不得了！雖然很多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也清楚箇中巧楚的利害關係，但就是拒絕不了口蜜腹劍的誘惑、就算它會致命！好比一個千古選擇名言，『殺一個人可以救千千萬萬人，這個人是殺或不殺？』過與不及都不是一種勸戒自己的好方法，包括別人。清楚自己的底線在哪裡是很重要的，搞清楚別人的忍耐限度一樣是很重要的，因為有時候善意和惡意的分界線很可能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情緒之隔而已。

自我成長是一個口號，自我成長卻也是天天都在發生的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事！學會傾聽自己的聲音，學會和自己溝通、對話，有時候在某些相當緊急的情況下是很受用，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為每一個人幾乎與生俱來都有一種危機意識的存在，另一種說法是第六感或第七感；這些微妙的感觸神經在特別的情況裡會發揮一項很特殊的反應，懂的運用它的人會感受到一種很不可思議的領悟！這個新新世界已經無奇不有，很多的事情發生的在離譜也會見怪不怪。我朋友就曾經試過一些偏方，以下真的是朋友個人異想天開的偏方！！『我〈朋友〉鬱卒到想跳樓時，我嚐試了高空彈跳，因為我想自己後悔時至少有根繩子拉著我；想上吊時先嚐試憋氣，忍不忍的了那種快窒息時的痛苦。』有時候活著是一種勇氣，死亡也要勇氣！再大的風雨會有停的時候，再寒冷的冬雪會有冬陽的暖意來臨時，再不順的路、堅持走完會有盡頭的另一種景色在等著自己，只是這段路程長了一點。不走過去永遠不清楚自己可以走到哪個境地；不堅持一點再一點永遠不曉得自己可以有多少能力；不走到人生的盡頭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有多少際遇、驚險、能耐、精彩、轉折！這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舞台，沒有人可以取代的唯一。所以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走下去，沒有兩個人的人生是可以一樣的，只因為我們都是獨一無二的稀有動物，是一種死掉了會真的絕種的稀有動物。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學會小事想開、大事放手，豁達的迎接下一個睡醒的日子！

和自己作戰是一輩子的事，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異，因為每個人要的都不一樣，當然滿足的終點線也會不一樣。社會道德的規範是一把量尺，良心輿論是非參考的基準，人格的健全很多的時候卻是欠缺的，但卻是人一生的關鍵，有時候活的精彩卻遠不如活得清白，就看自己要的是什麼了！這個社會一直在變，變的速度很快，變得人的心開始跟不上，所以很多道德開始淪喪，所以很多的人心開始互鬥傷害；也許是因為害怕，也許是因為忌妒，也許是因為不甘心。不管以什麼作為理由、作為前提，其實很多事在做之前自己的心中早有一把自己的丈尺在衡量著，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大部分人自己內心是清楚得很多的，只是自己選擇要不要受這份約束罷了。大部分人心中都清楚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畢竟自知之明、惻隱之心大部分人還是具備的，這就是人所以有良知有善心的牽引之故！而——我是個情緒轉換很莫名其妙的臭小鬼，喜怒哀樂來去一陣風，雖然有的時候也很搞不清楚自己的脫軌行為，有時候還是很無厘頭，但管它呢？因為我既不礙著別人也不拿別人當墊背，脾氣古怪外加難纏一個不曉得天多高地多厚的死小孩。這就是我，一個活在當下的實實在在、再平凡不過的我！說起和自己的戰爭，我也有落敗的時候，而且通常都是敗得其慘無比的大輸仗。贏的時候當然有，只是光榮凱旋的次數不多就是了！但這又何妨呢，這就是我啊，再真實平凡不過的自我；活得自在瀟灑，過著混饅頭日子的我。

## 【給 真的一封信】 林瑋玲

在你走後的第七年，我的心依然掛念著你！你冷嗎？有吃飯嗎？你……過的好嗎？今年清明節提早去看你，每一年，母親都會準備你愛吃的東西要我帶去給你，你是最最不乖的孩子！都這麼大了，還讓兩個老人家擔心你，就算過了這麼多年，老父親剛性的臉龐，掩飾不了眼角的淚光。

這棟大樓住滿許多人，沿著門牌號碼找到你的位置〔2387〕，打開了門看著你的照片，這七年來，照片中的你沒有歲月的痕跡，微笑的燦爛，彷彿時間在那當時停住了。好熟悉卻又有說不出的陌生距離感！啊～原來，不知不覺我已經來到你離開的年紀，29歲。

那一年，當醫生告訴我，你的病已經是末期，只剩兩個月的時間，一切來的好突然，我好害怕！

你身上的病痛我無法為你承受，半夜醒來找不著你，我瘋了似的想大叫，是死神把你帶走了嗎？跑到客廳，看你縮捲著身子在沙發上，又是咳又是作嘔的吐，你說身上好像有螞蟻啃蝕著你睡不著，怕吵到我！《傻瓜！沒關係啦，我來幫你按摩，等一下就不會痛了。》我不能哭，我還要作你的太陽，把陽光照在有你的地方讓你溫暖，我只能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繼續崩潰。

人，如果知道生命的盡頭到哪裡，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再那荒唐事上！脆弱的人容易執著、容易迷網，真 你知道嗎，我光看這禮拜的新聞，自殺的案件就一直有增無減，學生要跳樓，失意的父親酗酒後帶兒子去死；沒錢的夫妻情侶相約燒碳自殺，連被男人欺騙感情都可以消瘦變成紙片人！嫌棄自己活著的價值，去安寧病房走一走吧。我想起，172公分高的你被病魔折磨的只剩37公斤，身上插著管子，手腳雖然被綁在床架上，你仍然想大口大口的呼吸著……《我想活下去》。

家祭儀式結束後，目送著你上車，我站在最後一位，手上握著那繩子……，為什麼我們所作的一切，仍無法改變這個結果，你的漂亮總是吸引著眾人的目光，有你的地方就有你的舞台，你還很年輕呢，還有好多夢想，好多事還沒去實現……我很不甘願就這麼把你送走！

【真，大火要燒你了……，你要趕快跑！真。】

創傷症候群在 2 年後出現，我接受心理醫師的診療，過了四五年才勉強鼓起勇氣寫了這封信給你，老父親跟母親……我就不敢想了，心頭肉那是一輩子的痛啊！

真，現在我只要聽到有人動不動就說想死，不想活了，我總會把你的故事告訴她們，人的生命、身體是很珍貴的，一生中要面臨的挫折與不如意，絕對不會只有眼前這一件，而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你，你是多麼的特別與不凡，有這麼多愛你的人，如果只因為眼前的難題解不開，結束了生命，那麼愛你的人……會傷心好久……好久……好久…。

一封信寄到 2387，我的思念……你收的到嗎。

【夜】 黃彥文

在十燭光桌前燈所及的領域外

只是無邊的黑暗

鬱鬱似罪惡的淵藪

祇有在人們將自己托付給溫床美夢後

你才是自在且真實的

而揣在懷中的碧澄

始終守護著大地的眠夢

萬籟俱寂

唯有流浪的靈魂 還躁動著

車輛囂馳而過

驚醒的道路偶爾吶喊出 死亡的聲音

天際逐漸浮現雲影

牆上的老鐘朝你啁鳴了四聲

別在你襟上的星子

閃耀著已不太清晰的光芒

盛一杯黎明前的雨露

向你舉杯

祝你 一日好眠

【淚無暇】 李珂君

手執扇把遙望彩霞 回憶在歲月裡風化  
我們都曾熬那碗苦茶 淚水釀出青春的澀香  
那年夏 稻芽綠的發燙 瓦片落了背上  
泛黃書頁夾著夢想 誰都笑這麼傻  
草原上嬉鬧玩耍 滿身汗水交雜  
泥濘的臉龐是記憶中的插畫  
鐘聲敲響 驪歌悠揚  
回頭 耳邊傳來離別話  
當素白抹去黑髮 褪不住深邃年華  
昨夜還荳蔻未嫁 今日兒女已離巢茁壯  
銀鏡當空 閉眼低頭 祈禱安順聚首如常  
寂寥夜 終是別過頭掩眉不話  
悄然無聲滑落 那滴淚 無暇

【驪歌】 黃冷文

一直沒有勇氣 靠近你

反向作用下的自傲

唾棄

沒出息的念頭

一直沒有理由 走向你

咫尺天涯的差距

事實

無法跨越鴻溝

冬雪 春陽

擦身而過

人生幾何

離首在眸

痴心祈望

能夠執子之手

在倒數的時刻裡

困悶的心

仍是不知所措

終於

你與鳳凰花輕輕走過